李中麓閒居集

李中麓閑居集文之十

崑崙張詩人傳

北平張子言八歲入小學其童子師名之曰詩字之曰子言長果以詩名天下師或有先見抑偶合歟不可知也山無論於崑崙若以之為號亦志大言大之一端也初學舉業於呂涇野繼學詩文於何大復舉業既精諸相知咸以大魁元期之順天將大比先小試諸生令各負卓犖

以進子言獨使其家童代賀不許遂拂衣而去且丈曰聊使詩連中上甲爲清要職亦不能也同時華容孫世其以進士而爲提學副使有盛名或有論子言者當時如少貶以從科目固不逮世其耶然子言過於自許略不謂已有所少也所作初猶未成其氣岸直欲丞曹劉掩顏謝鶩班馬衙官屈宋厮隸楚雄與翰林江夏吳駒西玄林懋易廉洲野諸豪俊交遊商討文物倡和詩篇重其人於都下而馳其聲於四方將詞

呂師於解州乃歷房山渡滹沱緣中條陟太行廣覽黃河素汾允稷契伊傅之跡唐虞夏商之墟莫不入之心胷而寄之吟弄雖壯懷激烈而雅頌維容遍遊洛川伊闕而後返既而呂官南都則又由金焦帀采石泛石湖訪椒丘獨上雨花之臺遍覽西湖之勝而深探禹穴之奇呼吸萬里變化百靈洪濤混漾於目前丹霞縹緲於足下自謂與世無二而新製傑出可與江山爭雄乃呈其稿於呂師而廻其槀於大梁渠故漢

孝王之封疆而吹臺巍巍獨壯又有文人之宗
李崆峒在焉凡數十日歌詠酬贈頗多崆峒稱
其爲燕山豪士夜宴瓶芝忽爾自墮以爲梓行
觴焉亦一奇怪事也與崆峒各作芝梓行俱有
李杜風骨前此曾送王夢澤還鄉因策杖荆山
拏舟洞庭至汝南視其何師之疾相守七日師
卒乃旋京師所居不過一畝之宫擇隙地種竹
每遇風雪飄蕭時一披襟流盼此君箇箇生面
相對欣然命酌醺然就醉外物曾不足以壓其

慮且不復知有人世富貴豪華事舊友堂中雖
云星散新知門下爛其雲盈有英發之言談蕙
玄雅之風致富武庫之森列濫文筆之縱橫腰
懸白玉之環而手擲金聲之賦驚絶之資倜儻
之藻雖居闤市頗濃山水之情每興到獨誇一
蹇驢信其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饑寒不少改
悔杭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惰不驕春風
不足以融其情醇醪不足以味其況其尤長者
退然若愚未嘗聞其雌黄一人之闕失或壯其

揮金如糞土視齊奴猶几上鼠斯特少年俠客之雄豈足知其日後所造哉有擬之以太白孫山人者是皆豪蕩之才崎嶇之氣悲怨之音而子言則更覺追古有言何必拘拘於古者子應以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古不成子言亦云太白獨歎於古會日曾行酒令各誦樓字韻舊詩太白多宋元人作子言首首數廻因之各懷不平太白自誇其青崖貼天日下照芝草斑而句真曹氏父子也子言笑之

曰吳新淺近曹氏父子便不如此作贈之詩有張子自高格入山從我遊之語子言怒曰吾豈汝門弟子耶從此絕交有勸其出仕者則云吾亦有應世之才措畫時錯過然財散而今貧既不能買官又不能求人此心終不能忘張儀懷僕妾之食而為客卿范雎蒙厠中之恥而作秦相甯戚庸而師周戚主父賤而竊五鼎奪釜鬲於塗而卒握相印者蔡澤也無負郭之田而佩六國之印者蘇季子也古之人亦人耳吾惟埃

時而已所著罵鬼詰髮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其上上官求書書亦復駭觀其大約言成帝時楊雄從上借書上壯其志盡發石渠之藏雄乃竟無端涯之辭而冒天下之道文章都詭不羈蔦世稱善吾今不向上公求之無以娛其曳衍瑰瑋之胷次而畢發森嚴戈甲之文辭若遣一力士送書五車否則寘之堂下就鄰架而讀之得覩絕目之語廣譜心之竅談天地之符而搜鬼神之秘是亦古今

之奇矣子言生有異骨七八歲時有數其父母者此兒非爾家所能畜因歸諸張氏張氏若衢州府同知號東總者也子言父衢州二十年而衢州殁又十年不知其為李氏出也有告之者殊不之信也已而知其實然搥胸頓足若不欲生舁訪李氏得其二兄弟遂因二兄弟哭諸其父母之墓痛卧荊榛不能興既歸決意復姓謀之厚友友乃勸之曰衢州如在而或有後李氏垂絕吾不敢遏汝今李氏兄弟二人先父母且

有孫矣張氏無尺寸之孤汝又年近四十必歉割張以益李則衡州之所以業汝訓汝者謂何而可如此乎於是子言杖淚含悽遲疑三年而後決故今仍為張氏云字書放狂卻有筆力詩驚虺草上之風而掛黑龍天外之雨若得其一幅揭之辟闇可以驚人亦可驅鬼形體敦厚方面而多鬚見者不以為雁門公子則以為脾闔武夫而其中之所存則固與人異也配郭氏生二女長適與濟中書伯堅之子監生孫某次適

贊狀秀才朱雲鶴子一名繼留館李芝山兄家時買妾曲沃所生者也迄今養於李門子言生成化丁未卒嘉靖乙未十二月十日以二十日不五十也予與子言交遊六七年頗稱知己集已刻傳其行事恐久而湮沒世徒慕其名而不得其實乃撰此附諸其集之後子言文非不高世獨尚其詩因題其傳曰崑崙張詩人云

蒲汀李尚書傳

國初抵今山東 賜進士及第者總七人韓克

忠馬愉以狀元王恕隨盛以第二名張天瑞王
勑李廷相以第三名獨李官至八座惜者猶以
為未登三台以其所施未盡所養也公自號蒲
汀友字之曰夢弼父命其名曰廷相姓李氏乃
文定公之裔世為山東濮州人高祖義洪武中
以人材被徵將授官力辭之因充錦衣校尉遂
寓京師曾祖俊祖賢俱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
父璜曾取中進士第三名因讓會元陳瀾移置
二甲而公乃補之亦天道也父歷任戶部尚書

秉尚書之前家人夢有蝦者戶部正堂翁做後
小相公當繼之後果如夢非偶也母一品夫人
趙氏以成化辛丑五月二十二日生公穎異秀
發實天性也該博貫通則其學力爾初遊順天
府庠歲試屢冠多士高而且衆者京師也雖縉
紳之父若聞之猶不知其名公以少年書生而
赫然負重望所以後日成就有如此云年二十
一舉弘治辛酉鄉試第六次年授翰林院編脩
簡入內書堂教書正德初逆豎劉瑾盜弄威權

娼嫉名士在翰林者多謂六曹公爲兵部武選主事陞武庫員外職方郎中時邊務方殷警報踵至題覆章疏月無虚日公從容酧應悉中機宜瑾嘗先示風旨欲用一將官公以與論弗協持之甚力瑾怒將中以危法畧不之顧偵其小過亦無可乘旁觀者爲之寒心幸而保全三年給由大冢宰楊遂菴考上許以任重致遠瑾敗仍復原職陞右春坊右中允兼修撰積六年始陞侍講學士今有不數年即爲講讀者公嘗言

久任乃官人之法吾在史館十八年始得展書
近來寖失古意矣公雖文墨是司日惟講求世
務刑名錢穀皆所不遺五典文衡作文旣多得
士亦盛乙丑辛未甲戌同考會試而丙子庚辰
則主考鄉會兩試也嘉靖乙酉陞南京吏部右
侍郎戊子引疾辛卯　詔起之壬辰値父母連
喪服闋改兵部右侍郎知武舉未幾陞本部左
改禮部亦左兆　經筵日講官丁酉陞戸部尚
書總督倉塲兼提督西苑農事人止知公以老

侍從長於文學而不知尤長於政理倉務百凡有條而一無所失吏畏之官服之雖王漁蒲梁儉菴亦不能過之也奏舉漕運倉塲利弊八事多見之行戊戌以廷推專總部事兼翰林院學士經營國計籌邊儲殫心畢力守法奉公權貴請託拒不得行已又加太子賓客乃以微疾乞休臺諫交薦奉旨起用將處以南禮部聖心眷注以爲補南是外之也將大用之而公不待矣訃聞上俯念顯功旁采群議特贈太

子太保謚文敏恩禮特加可謂有始有卒生榮死哀者矣其爲講官方將進講也　武宗乃退而遊於西苑次日五鼓始御經筵衆以其久候心畏而力倦或不逮往日及開講聲音洪亮理致詳明　上倚聽大喜即欲傳勅取入内閣辦事都督朱寧朱安等各有賀禮及門公以講書乃職分之事雖頗稱　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而取相位耶辭之甚懇而允之甚難不得已而從權借左右貂璫之力

始得俞音乃後門人如張羅峯翟石門嚴介溪而夏桂洲則又門人之門人也皆為內閣大臣而公竟不與焉所親有尤之者曰恒言謂百年到手是功名當時如不固辭雖如五日京兆亦可也此豈士君子持身之道公之確守緩待為是也閒居五年雖云淡世味而薄宦情然都學人倫而濃野興所處園在市城之中所居則出樊籠之外誦讀不離碧山樓欲讌常臨崇勝棚與松風洞積書最富且多古刻百行克備尤

長則在汲引後生著述半是館閣應製及輦轂交遊之作不久即有鏤本以廣其傳生年六十四配侣氏尚書鐘之女繼夏氏劉氏長男重恩次壽元乙巳閏正月二十一日爲其葬期崇文門東二十餘里樓子村則其葬地也予之未生也公已舉進士予之始仕也公已爲亞卿初則以同姓同鄉繼則以同朝同志不以年長官尊自處惟以功業廣是期所以推愛延譽者不能殫述予官罷將歸贈以貴重器物作思念後

寄新刻書冊博見聞自公歿京中士夫無一相通問若矣傳之作雖若出私辱而實合公論也

雪叢道人傳

雪叢者乃一狂妄簡傲人謂之道人則非也心實無他而惡之者則以為有意見人長揖不拜即據上坐雖主公長老亦不之讓士人以其喜施舍疑為貴驕公子善染翰疑為中書舍人知音律能賦斓疑為飄風子弟問其家世則秘不以告而疑者轉深譏者益衆予與之交厚獨得

其實爲之傳其大略于以釋疑解嘲云雪簑姓蘇名洲無字號雪簑道人每大書及詩詞後作冒雪披簑手押奇古駭觀原河南杞縣人徙居唐縣伯父名百當以賣酒爲業雪簑年方十一二隨之度日肆中偶有一人醉卧而斃告於所司上下使用遂困窮迯散雪簑亦落落無所依恃其頗性學一事則精一事而字書彈琴蹴踘歌唱皆可居海内第一流作半筆片紙小畫亦差可人意後極口談内外事津津涎唾俱出自

貧有獨得處是亦狂妄之一端但見人或病或貧者即施藥出財以救濟之嘗被人連累監禁七八月得釋則拱手別去不出一怨言人有侮慢之者亦不校也所作多生硬奇怪或雜里中常談或出方外異語以其入小學讀書止數月即棄而雲遊足跡且半天下高潔不染塵埃疎放難拘禮法善搭配古董和製藥材戲謔調笑有足動人者人多餽之美衣服及錢物旋即散之朝不復爲暮計免暖頭爲業憂耶醉後高歌

趣解更有風韻只是玩世不恭人難親近耳古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謗謂有一長則有一長之毛病晉叟有四長宜其病多往往得罪於人也予評斷之曰雖涉狂妄簡傲終是異人也較之喪心失腦者則大有間矣年今七十又四久不來遊未知無恙否傳之作意欲存其人不但聊資解嘲而已

瞽者劉九傳

劉九乃濬寧都御史澤之遠族自謂是其第九

子其藝能足以名世不必假此可也名守號脩亭歌彈乃瞽者常事劉九於二事有出乎瞽者之外矣博雅記誦有目者或不能及市語方言不惟騰之口說而且效其聲音卜筭符呪醫藥方術天文地理內養外丹悉通大略半非無目者所能行也徒以趣人歆聽而已擊鼓結滑譏斷鍵蹤顛倒撇弄不失一版善以首着地豎立歌長套詞兩手兩足代版亦不失一雖久鬱積聚者過之歡笑速於解鬱之藥而遠過忘憂之

草也惟是未醉使氣既醉使酒初見人親之久
則人畏之耳曾在高唐禱雨有驗州守致禮辭
謝以口語得罪避之而東予素不延接賓者而
一二友人尤甚焉以為與其聽善聲歌謳不如
受醜婦怒罵兩次相訪友人不一薦門者不一
通乃使一小童傳言願一相見有可采則少留
否則長往不苦求也因棊士吳橘隱在座抵之
試其何如吳謂拒之則失人遂館之城中閒第
及城外小園自恨得之晚惟恐去之速也曾於

酒後口出大言吾世習先天之學腹羅列宿之圖三教九流百工衆技無一不通有目者惟讓山東李中麓無目者惟讓在京徐惟霖耳予實無他長霖乃淮之子而維楫之弟果是該博無雙者也予嘗以劉九雪簑並論之劉九則戀戀不舍油油與偕一言之合親如膠漆一事之差勢如氷炭雪簑則壓之不去招之不來釜中注水燎爨三朝不起魚浸冷灰中却欲爆豈然皆不同於人且有益於人者也劉九忽一日思其

故鄉涕泣別去約以不數月復來既而杳無音耗詢之濟寧人云以好飲致疾卒於周百户村未別之前夜被鬼撲大呼求救無應之者同寢二人一水漏無休不離於厠一山行初至潛徃其家遂握手訣誦真言坐以待旦即相告曰自丙戌吾生俱行好運近交運不如前而月令流年俱不吉死期逼矣況夜復為鬼侮弄非陰盛陽微之兆耶圖歸之急惟恐客死他鄉耳當時猶以為命雖盡信鬼不足憂或心生疑懼或酒

後沉迷若有物然者觀其不求真宥命有鬼矣死後傳聞隣有張三者與劉九同見閻君檢查生死善惡簿應復他生人世且各問其所欲劉九曰願得二明目仍往河邊張三云只願無目在深山中究其所以劉云痛恨有司貪財傲物今添四季考察河邊淨洗吾目試觀終得無事否張云世俗偷薄人情翻覆無目兼且深山以不見為淨免受業障苦惱也世之人將為劉九乎將為張三乎二者無一可者也

老黃渾張二惡傳

傳乃文中一體善惡皆備可也諸作者多溢美人善而惡則未之及向見陳後岡以高蘇門意作老黃傳今刻集不載亦不能記其全文且其事舊曾聞之田深甫及左舜齊因想像為傳以示戒并及渾張其制行不相上下人言天下事未嘗無對因此益信其然矣老黃者大梁人也名彬字寧質自幼衒奇喜事善為氾濫迂詭之術以鄉舉久不第進士選為工部司務 國朝

律令官吏挾妓者罷而不敘彬為司務日夜擁群妓絲竹酣歌吏部得其實而罷其官是時年已老矣峯肩隱脰鬢髮盡白郡人無大小競呼老黃彬亦自謂老黃之稱甚善落魄家居無所事事往從書肆購得兵書數十冊晝從里中兒遊夜歸讀其書時時揣摩空齋燈下張兩拳作搏格之狀以為盡得孫吳戰法矣值歲凶盜起開封太守檄屬邑能捕盜者老黃則至府請見曰盜乃狗鼠易治檄下三日無應者可謂郡中

無人也彬雖老矣尚堪一行太守下堂執其手而壯其志曰幸有先生足矣立授之甲士千人辭行十餘里則與諸甲士約曰吾老而太守固強之帥諸君捕盜君等皆願生而盜輕死倘卒遇之將如之何獨不聞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乎已而一卒傳盜至軍中潰亂老黃棄去盔甲望風先走匿鄢陵城下城中驚傳盜至急閉門設備聞有人聲嗚嗚俯察之知是領兵老黃也相與乘埤校笞懸而索急縋上之老黃股戰不能

訖兩守門者擲入之乃收泣呼城上人速曳我我爲若等辛苦以至於此城上人怒而悔之故縋之半城而止老黃自度業已脫兵戈而登城且半筐中齁然熟睡衆聞鼾睡聲誤疑氣促將死矣亟引上呼老黃老黃笑曰吾乃生人非垂死者也太守雖不之罪而追悔無及矣黃河水溢一晝夜流注汴城淪沒居民廬舍以萬數老黃仍求見前太守陳說治水無難夫水滿城內外平不可決獨可呷之而已世之呷酒者治銅

錫器如蛇形歷中曲身以其端入甎中一人從外呷之酒自流出城壑雖大一甒之推也百千萬人一人之積也誠使鍛銅鍱若劊木隆身虛腹曲中兩垂以其中貫堞而兩端垂城內百千萬人以口從外呷之城中水可立盡矣引說百端太守時聽時睡竣其說罷太守謝曰善且歸休吾終不能如先生言治水已而水落不爲災老黃大悲恨謂水勢幸自殺不用吾良策否則非吾策莫救也里中少年多戲弄之若圖其貌

於壁上傴僂衰醜老黃過而問之此果為誰少年應曰乃昔日捕盜今又呷水若老黃咈然曰疑其為我果然是我矣搢擊里中兒有至仆者見者靡不大噱是時兩河之間士夫多有騁詩賦獵聲名如李崆峒何大復輩並年纔三四十老黃已七十餘矣列在父行顧乃始學為詩棄古而專力律及絕句期以為人所稱賞而輕賊之者日有加焉乃出錢敷貿易綺穀錦箋以其詩倩人雜書真草八分傳饋臨郡邑郡邑竟無

正目視之者則又甚悔恨遂行袁脩業崆峒門下為弟子崆峒有時坐堂上老黃與諸後生遶巡立階下次第呈詩課崆峒首肯老黃喜不自勝或以為未善老黃手把白鬚汗雨出退去夫詩乃通於事變發乎性情而本諸才學老黃非是三者只欲以之要譽顧又眡人與否為嗔喜其可笑比者里兒有甚焉者矣前此每以微文彈刺鄉黨脅持人短長鄉黨畏且惡之常使君之行縣也縣令逆境上候君甫出境而縣令死

比其返也老黃求見甚力方入坐即厲聲云盛閩使君威嚴不可近夫物忌大甚昨某縣令奔趨死矣使君拂衣出坐廳事叱左右取老黃來老黃時尚不知起睨壁後兩隸亟掖出夾跽堂下使君怒且罵曰吾降禮延君只為士夫體面而何無狀如此當即受吾刑老黃叩頭流血哀鳴求免使君暫出廳登廁隸乃洩其機曰當爺念係京官實不欲刑君特假此恐君耳及後出聲言先須加拶老黃急舒兩手將笞之老黃褫

衣露臂既又曰不如用夾紅老黄乃脫去紵襪赤其脚使君曰恁厥無耻遣隸捽出之出而大喜曰吾使君真父母幸赦我死也縉紳聞之無不發使君而輕老黄者矣然在巴縣猶囑託公事無厭一日請閩安王大夫大夫先勅門下毋內客老黄强門者通之大夫恚曰吾有子出痘勢甚急暫毋內客而子執欲求見何也老黄向前深揖曰鄉固聞賢郎痘病來也大凡痘毒欲發不發則黑陷不踰一二日夭矣據老人篋不

可藥大夫作色曰是安所得老人醫乎老黃趨出食頃封函一篋使人跪進之大夫啓函見題其上曰謹奉先人醫一枚應用大夫擲其醫大詈曰嗟老畜何物乃爾非汝先人醫乃敢欺人如此縱是先人醫亦斷辱不孝甚矣吾寧死兒不受此醫命縫卒撻而逐之公人密告大夫曰見其門醫缺一此必自爲之數年前人已呼爲老黃直老人醫可濟急也大夫命人復請入見黃口血淋漓憐而問之有何事見教雖殺人應

秖命吾亦允之聞者爲之語曰獻齒遭擅嗟老
黃得通關節亦堪傷幸老死牖下如盜竊可悲也
濟陽人張瑄諱名爲渾張碌砷無稜者俗謂之
渾以其作事糊塗兼形蠢且短因以是名之其
事跡婦人女子無不能言之者今惟據所見聞
大畧而已瑄以嘉靖辛卯徼倖中舉後即浪遊
四方終歲家居者不數十日書舍禪房歌樓酒
肆以及大小倚門無不遊歷需索者亦無不賂
惡廻避之者予邑人張師呂與之同事成均愛

其䩞靴精緻紿言借赴一席即送還數日後往取數次堅不肯與偶遇諸長安街索之應曰鄉兄靴小似吾靴鄉兄足大似吾足因其不能容吾兩人足鬻之矣領其妻小在真定大路遇會試舉人過則跪伏地上垂涕為乞丐聲態吾乃濟陽舉人張體亦欲赴試不幸遇盜願以損銀錢以濟窮途雖薄有所得旋即花費人頗詡之以為舉行非求乞之人真定非赴試之路必是市井無頼假托名目者其知者為之謔曰京師

貴復眞定尋錢隨得隨失堪笑堪憐友湖峯軒
覓知河間府暄自京還鄉過其治婚姻事止有男家求女更無女家求男者乃百計諂媚以女翻求為之親表勉強應之一住數月遣而後行臨行請肩輿壯觀表有一輿乃汴滿良工所造輕穩堅麗但是風雨遠行愛之而不忍乘念章濟兩縣不過一水之隔付之寄至其家將抵濟城借一利斧與之細巧花板徧斫斷三面以麻繩揭之立柱上坐於其中急瞪二目如銅鈴招

搖市而過之以見其富貴得志云至處求為館賓自誇其文學之高而取功名之易萊蕪縣有劉志儒楊永翠而老童生久試不能進學見其雖在街市亦携書朗誦以為真能手不釋卷者因立文約每年禮物若干是外更邀數人同拜以為師在縣賃一居前授徒而後置妻妾為輸年約外多索不副其意遂云豈能迯吾陷穽將二妾與二門人同鎖一室告縣難為處斷久之瞪怨猛眥曰告縱得理吾先虧損多矣其刁詞

不過挾騙師母稍勒學價而已既不得逞則又枝吾上司竟無問之者又在萊境設教門生舉家不勝禁害思出一計為散場乃遣一僕馳一騎偽為一書稱說顏神鎮地方名東山口一富族有數子弟欲得名師長特地奉請其家假為留意臚忻然欲往遂同僕馬早發山路崎嶇行至日西始望見一大莊院尚有四五里僕云此間是已待吾先乘騎報知家迎僕去立守至晚無音耗乃入村遍問更無書上人姓名方悟為其所

賣之食乃其常態即以其情告之居人得一饗假一宿憤憤徒步復廻兩足盡踏破告之上司前此不問今佯若不聞矣凡有公宴私會不論主人生熟便撞入醉飽方歸將歸又攜帶可食用物品人以是防閑譚張有如豺狼焉尹曹東山忠將宴客先分付門吏勿放膧入膧着衣冠徘徊門外曹不得已屈意延之入席吏及門皂惡之酒食雜以穢物及散而相揖膧以低首惡逆吐數口曹遂連揖不已直待吐盡方別西方

乃其縣路自吾章而東數縣苦其纏繞獨有一
縣尹智人也詭言於衆云豈有讀書人無行至
於此必是心疾舉發有一秘方可立取奇効用
蘄艾茹胡桃大前後心總灸百壯疾自脫去膛
聞之懼而疾走不敢再入縣界矣有犯姦淫婦
妄認爲幼姑屢向南河潘尹德元處保領未遂
其私嘗一日三造予廬守門者不勝傳報見其
來不及閉大門以手急掩二門秦上關板乃自
其下蹩折焉蚍進焉祂方聞之疑信相半因憶

在京日予之親隨吏人曾云康廖洞野求見張羅峯不納積雨之後墻多不完廖乃自行人司墻隙潛入時已黃昏家人聲言有盜其識之者曰廖學士也急報羅峯出而驚問何以爲此舉廖云不徑不竇高柴所以爲愚蓋羅峯每次去任即黨夏桂洲復入相則又趨之所以惡而絶之爾觀彼則知此矣曾與一二友人誹謗有司并私詰鄉人不法事後乃宣露於有司及鄉人云此某主謀某助力瞎何與焉道長吳亞夫見桂

張被放遂刼其黨人彭芝田澤有其奸如神其行埽地之語無何桂張召還而彭官如故吳作私書遺情曰建白牌在敝道不得不言又唆使者乃某人也執事其道大不容才高見忌耶有善戲者畫一戴幞頭士大像貼於其門題曰學士彭公之賛其奸如神其行埽地道大不容才高見忌觀彼則又知此矣癸卯秋武定兵備以事至省踵即捘謁守卒弗許推扯偶碎其衣踵突入稱寃止此一衣壞於守卒願討衣蔽體兵

備遂以所着素衣換之因見其夫應廪給未放
自嘆絶糧三日兵備即許米數升乃以衣幅包
褁將下堂階顧見其生鵞又請鵞一隻鮮饋兵
備知其無恥戲之二鵞併與焉一手握米一手
持鵞按一隻則走一隻大雨中如跌交然已而
衣巾盡濕一卒從旁解腰間布束帯雙繫之背
負而出兵備嘆曰傳說有渾張舉人得非此子
耶左右對曰然或有教之者曰與其翫銀碗討
飯何不選得一官有俸祿柴薪足養家口兼得

榮身雖曰名節久壞仕途上誰復容吾如蔣承恩鄉試中第二名會試名在第七非有甚喪行敗德者宦猶不昌倘不能舉進士情願以舉人終此生有饋送因斂者掩其不見而懷其半一日饑而求餺飥於食店坐案者其人應以若能露膝跪於通衢惟其所欲遂如言洋洋食二枚整衣而起曾無慚色市人更有窄窮四餅跪食二包之譏馬憲長汝彰素有風力初亦被其攪擾以後嚴戒不容見面乃藏衣冠於懷袖中離

投文告狀人無至堂下出其衣冠着之上見馬公大怒將罪守門人守門人泣且訴曰以褻衣小帽混入至此始知之彼名渾張不懲不止焉遂釋守門而責瞎瞎自是絕跡臬司而他公門則如履平地不知戒畢竟奔走寄死他鄉人世始除去一種汚臭物矣予嘗總二人之行事論之黃則多爲名張則多爲利辱志屈身得不償失安在其爲名利乎古謂三世沴氣始生一極不肖子孫釋家言前世有孽緣則其生斜纏劬

苦不自解脫彼二人者豈非有積沴夙孽乎不然何其蒙譏被詘終身不改也雖然貪暴有司其惡有甚於此者自有府司廉察撫按繩彈無庸作傳然亦不勝作傳其漏網者滔滔皆是民之困死流離何有蘇息時耶聊因二傳寄玆一慨云

對山康脩撰傳

詩靡於六朝而陳子昂變其習文敝於八代而韓退之振其衰 國初詩文猶質直渾厚至成

化弘治間而衰靡極矣自李西涯為相詩文取絮爛者人材取軟滑者不惟詩文趨下而人材亦隨之矣對山崛起而横制之天下始知有秦漢之古作而不屑於後世之恒言其於書也覽而不誦若登春臺遊乎目而飫焉蓋悉其意而遺其辭甞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焉已矣譬諸善飲酒者漉其醇不善者啜其醨下則糟粕而已故上士常逸下士常勞夏聚螢冬映雪日佔畢焉不足而繼之以夜何為也

皷暨吾襟焉求夫傳之人而友之則傳不專在彼矣故其爲學十日而七在外訪友閉門讀書者卒不三日也每被試挾冊者多笑之已而笑者方咨咨構思君已投卷不知所之矣大凡著述中煩而外疲弗爲也惟静而暨暨而意生焉滔滔乎來也然後操觚而揮之雖衆咻不聞未及乎置也止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耳又嘗謂古人言以見志其性情狀貌求而可得此孔子所以於師襄而得文王也要之自成一家若傍

人籬落拾人唾咳效顰學步性情狀貌洒然無矣無乃類諸譯人矣乎君子不作鳳鳴而學言如鸚鵡何其陋也一時興起斯文者同鄉則有王渼陂李崆峒馬谿田呂涇野張伎陵異省更有徐昌穀何大復王浚川邊華泉錐九子者皆讓其雄也君姓康名海字德涵自號對山而滸西山人滸東漁父則其別號也然人之稱之者惟對山故對山之名溢海內以其行高見遠不但詩古文精也先籍河南固始人今籍則陝西

武功縣高祖汝楫以秉樂初任工部侍郎歿贈尚書曾祖爵太常寺少卿祖𣙜通政司知事皆以尚書蔭叙得官云父鏞博學擅文名仕止平陽府知事兄阜以神童早卒世德之積大發於君數歲與群兒嬉遊群兒推為師父見其開悟機警也授之業退而嬉遊如故怒歐撻之課其業無可撻乃已就傅於牛生初教以小學繼以大學日有進益稍長語及牛傳未嘗不泫然流涕也年十八為縣庠生受毛詩惟求大義不尋章

摘句若板刻時文之為者而文未嘗不過人遂
卷楊提學得其卷大奇之許以必中狀元他人
雖不盡信而君實以之自負弘治戊午舉鄉試
第七壬戌舉進士第一 敬皇深喜得人而讀
卷官劉健等以為詞意高古關於政理不惟三
百人不及自有制策以來鮮見其比天下驚傳
得真狀元矣其第二名孫清初猶不服至八月
領原卷登殿試錄一見嘆羨拜伏地下久而後
起釋褐授翰林院脩撰明年癸亥以母氏苦思

歸給假送還故里正德丙寅　毅皇即位復奉
其母入京師纂脩實録會尊上　兩宮徽號推
恩封贈其父母丁卯充經筵講官戊辰同考會
試所取多知名士時豎瑾擅權流毒縉紳怒韓
忠定及李崆峒曾疏其過矯旨逮繫將斃於獄
中崆峒扯衣襟嚙指血寄書告急於君曰非吾
友他弗能救君因與王渼陂計曰許友以死分
也奈老母何王言罷官已矣諒不及母君慨然
果如是吾何惜一官而棄二命遂入白於瑾初

若不可解徐徐言及此來非為二人瑾和其故答以轄雖不識事體以負正人之名李則文章超絕可為鄉里之光倘若被戮則公之夙望損矣瑾意稍許可二人僅虎尾而不噬一時正人生氣直言敢諫者自是接踵不絕母太安人棄養將西歸合塟平陽公墓舊時翰林之塟其親者志狀碑傳必出館閣大臣乎君乃自為之狀而以二三知友各為之文名其刻為康長公世行叙述或有勸止之者則應曰文在可傳不必

官爵之高貴者呂九川見而深訝之以為此去
官供狀也尚以其刻送人何也既而諸友多不
免君竟以飛語罷黜為民意謂瑾恨韓李切骨
康非有親於瑾何以能立脫其危一如漢陂之
所逆料者矣言者又以其過順德遇盜失財非
藉瑾勢有司何以督捕過嚴追給翻溢其數當
時附瑾者不一年由郎署府守即至正卿君為
脩撰八年不陞一階是果瑾黨耶黜報至武功
有來唁者則觧之曰玉石俱焚自古有之瑾誅

天下之幸吾一人何足惜幸已　今上入繼大統詔京職爲民者予冠帶有司有具冠帶送之著則謝以原冠帶乃　敬皇所賜被群小搆害褫去更復何用其廢也不止爲友與夫以文爲累在官日論事無所廻護有不如意則怒罵不置又好面斥人過失後雖屢有薦章當道著明知其才棄而不用也直木先伐直躬恒蹶古語不亦誠然乎楊少司馬過其里留飲而歡君自起彈琵琶勸酒楊言家兄在内閣久欲起君何

不以書自通待吾到京首言之君乃盛怒斥其
琵琶撻楊楊走追而罵曰吾豈效王維假伶
人以琵琶討官做耶是雖太過自卑諂者觀之
胥壞不併矣又一提學訪君慰勞之曰太史以
萋菲之讒羅此虞羅父投閒散將同盩厔王給
舍共一疏保薦則如何君哂且止之曰是語有
願聞者有不願聞者薦於朝則可問於吾則不
可且子方掌一方文教發言不可太輕其人惶
汗而退會呂涇野談及用人事則言只進君子

其小人不須搏擊自然潛消呂乃驚嘆此某四十年窮經之功今閉口便與之暗合耶人問其詳則云即舜湯舉皐伊而不仁者遠也馬鯀田舉王浚川與何栢齋書聖人通變不囿孰何答以接淅而行亦聖人也王之意在幾何之遇於退而何之意則屬王之必於遇也君獨判之曰是皆今之畫紅模秀才也古之志在蒼生者豈若是哉踈乎呂又驚曰別後日力此學為何幾及也聞言始知又尚遠矣使何王獲聞斯言當

不又長一格耶鄉人多取其小善而詳著其短心服其才而口議其非猶夫在朝之人云或又以其酒必妓妓必歌歌必自製病其大放霍謂崖以為隱於此非泥於此也又以為若輩止解呵訕康李二子不知自二子觀之猶溝渠中蚊蠅也崆峒於詩文猶少見本相君則不惟不以疏奏自直且於詩文絕無慧根不平之氣孝其母能順其心衣服飲食皆手自供奉事五叔不啻其子從兄弟十餘人屬之如同胞毋姊妻三

族之不給者皆食於其家張太徽父喪不能舉
適有以百金徼文者即推與之君既乆居林下
乃於星曆卜筮書無不究覽用掌鈐天時决傷
寒人之死生又明鍼脉絡孔穴以處鍼熨藥餌
悉不謬為所親喪葬點穴老陰陽家弗能駁也
用六壬太乙占事輙驗行書老健篆隸尤工小
廉曲謹之士惑於一吷衆聲或有詣之者及接
其神采聽其談吐無不從然自失雖制行戾俗
然不免駭俗出語驚人然不免傷人要之不失

為天下士所著有武功志張氏族譜沂東樂府紈涼餘興春遊餘錄王蘭卿傳奇即景餘錄有史筆有元音而對山文集十九卷不雕刻有識見不止還　國初之質直渾厚張太微所謂馳驅屈宋陵轢班馬非虛譽也是其天性高朗鍾氣通靈方得有此宋王梅溪以掄魁充館職擢太子詹事龍圖閣學士功業文章烜赫一時君若得遇將與之同列或過之乎終於嘯傲煙霞平章風月真可惜也攜妓遊山三十餘年至嘉

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終于正寢從其治命次山人巾服殮藏檢其遺囊止百金并酒器首飾更有二百之數然大小鼓却有三百副家人又云金乃程廵邊及楊御史所贈非此則百金亦無矣距生年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六以辛丑十月十八日葬於城南紙坊祖塋塋則前渭後岐左澇右潏文若萬丈突兀觸天鳴乎君之生也將以發關河閟秘之清輝其逝也于以還太華終南之元氣用與不用何足計哉

君點尚繼發又繼李氏子二栗縣學生有才早卒循其伯父次梣年今三十餘始折節向學可紹其業女三長適華州舉人張之綮次岐山縣學生李世禎又次同邑監生馬龔吉子為進士有名額君延譽別後逢便郵書表一長卷餘者尚有二三十通又欲作傳報之索其志狀不可得悉了心願乃以平日所聞并其文集及關中士夫集有可採者強成篇章以竢他日有得更當增補之

渼陂王檢討傳

嗚呼生才實難而用才亦不易才而不用於才無損其如天下國家何予觀渼陂王翁不惟有才難之嘆而且有才難用之嘆矣王氏原河南人仕高陵遂家不去今有墓在高陵者十二人邑人總稱王大使墓其發其名皆不可知冒聞有名元亨者或即始來者耳其後子孫亦皆不可知元末關中兵起有名繼祖者攜妻子渡渭避隱終南山中　明興徙居城內北街占籍安

泰里迄今為鄠縣人而繼祖沒也猶迺葬高陵
清明祭掃歲以四人往焉定為常規繼祖生克
誠克誠生敬仁敬仁生琰讀書起家為大寧長
清二縣知縣琰生鉉受高年爵鉉生儒由鄉舉
歷任巴縣祥符縣南陽府三學教官儒娶劉氏
生四子而翁則長子云諱九思字敬夫居近渼
陂因以渼陂為號生有警敏之性穎悟之資而
眉目清秀顏色充和如神仙中人予于老年見
之猶自手采可挹其在少年可知已翁嘗自誇

居官日爲當朝人物第一流年十四五隨任讀書蜀中勤勵日猶不足夜以膏燈繼日父乃雜多士試之每次可居前列恐驕其志又以爲試私其子故抑末後以成其學已久乏科至是中者三人而翁亦可决科矣試日廻宅更衣某必令童僕守之防其竊取舊文及出乃已父官滿携歸時年十九鄢士咸拱手推讓之矣已酉鄉試中選而東軒馬中錫稱之必作天下知名士其叔父福至同試不第乃爲之整巾服講儀節

緋細踴躍因其將赴宴始別去任丘鄺琚子弟行中者經年羞與見面餘姚顧逵因其弟遂子濂之中也憤憤不平望望而去雖求見懇切亦不之許是果何為者哉庚戌癸丑連不得第學雖有端緒而文未得肯綮至丙辰則文學成矣第進士考選庶吉士試題乃端陽賜扇詩翁有誰剪巴江天風吹落之句聞者以為必膺首選何也以其似李西涯之作巳而名出果然是時西涯當國倡為清新流麗之詩軟靡腐爛之文

士林罔不宗習其體而翁亦隨例其中以是知
名得授翰林院檢討故曰上有三老下有三討
自以為是矣及李崆峒康對山相繼上京厭一
時詩文之弊相與講訂考正文非秦漢不以入
於目詩非漢魏不以出諸口而唐詩間亦倣效
之唐文以下無取焉故其自叙曰崆峒子敗
詩竊今尚在而文由對山敗者尤多然亦不止
於予雖何大復王浚川徐昌穀邊華泉諸詞客
亦二子有以成之人之稱之者則以為叙事似

司馬子長而不瑣屑於言語之末議論似孟子
輿而能從容於抑揚之際至其因懷陳致寄景
道情則又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於開
元天寶之上士夫雖傾心然不免有側目者矣
劉將菴雖不喜詩然猶愛才而李西涯則直惡
其異己蓄怒觜睹而發將及九年考滿例陞二
級值劉瑾攬權爭張用事凡在翰林者除狀元
不動餘悉改調部屬歷練政務翁得吏部主事
轂經筵而遊皆署棄文墨而理簿書居無何由

員外陞任文選郎中時候奪吏部之權者不止一瑾雖文書房宦寺亦多請托翁悉拒不聽別滯撓淹[illegible]賢退不肖惟憑公論行之向爲眞翰林今爲眞吏部會瑾誅諸翰林俱復舊西涯則以舊憾倡言旣官至正郎不必復可也言甚深惡王納誨乃并翁劾之堂上堂下一陝而三之部非瑾黨何以得此翁又有忌者唆言遂左遷壽州同知壽州雖以內察而論下察部不以吏事而廢文事佐理州政之餘與多士校擧業講

古文而吏治清文風盛矣其屬同官有如同氣是州守吳節州判于澍姚讓皆敬翁如上官且脩城脩正陽鎮河渠俱有贊畫之功而州治西濱湖北濱淝水加以夏月淫雨浹旬水勢薄城城將壞而民將為魚遂製一文投一羊一豕投之水中遂將雨止而水落亦奇事也賓館之東有一園莫地為屋南向明爽可敞作書齋乃於多士中精選范慶等十五人日日誦說經傳上下古今兼問閭閻疾苦因以資於治自庚午冬

至此僅一年不惟民安之士安之而君亦自安之也忽聞致仕郎報一郡皆驚不知其由久而後有的傳乃雲南地方閣將復遣錢太監鎮守前此有王恕再來天有眼錢寧不去地無皮之謡若其虐政久矣遂紿言大霧連三朝不見天日以阻其來而朝議將使大臣自陳大臣恐貞去位者須屈意求逸司禮監始得保全宣言此不係大臣事乃劉瑾餘黨去之未盡夫以雲南天變而罷壽州州同有何干涉況天變又不應

有那會盜起不得歸父恐其動情也以書勸之
曰萋菲之譏詩人刺焉流言之興聖人懼焉此
古今所共聞覩也君子求無媿於身心斯已矣
而又何慼焉人固有以一時之紕而成百世之
名者其道固有然矣翁得書欣喜拜受出示於
人曰謝政事親吾心所願但不忍舍州民及多
士耳踰歲壬申相盜勢潛行達故鄉值第九峯
亦以御史在告父見兩兒俱還也慰甚而繼以
悲若自知其不久人世者不年餘而一疾長逝

矣翁哭既考禮舉行葬事酌古準今閧中喪家莫不傳以為法事母十五年備極孝養稍有過失踧踖不敢進猶未童稚時也嘉靖丙戌母亦逝矣翁雖年長執禮一如葬其父以官封其父母為徵仕郎太孺人鄉人已以為榮後以第為知府考滿吏加封中憲大夫及太恭人鄉人則又以為難然所謂榮且難者不在初封與加封而在迎養與色養也歟其两弟一舉人一進士進士歷知府陞副使而絶姓之成就者尤多家

無厚積隨地利所入即分給窮乏邑人賴以舉火因而成事者不可枚舉座有士則言文章有釋則言禪定有道則言攝養有農有商則言耕種與貨殖以至百工技藝莫不隨其見在者言之而他非所及也識者以翁不止通書蓋又通行云又嘗觀翁之儀度矣風流蘊籍雅致安閑禮節不拘羈而笑談有音韻坐而沉靜如止水之無波行則飄揚若輕雲之出岫詩文蒼古而詞曲則新奇不止守元人之家法而且得元人

之心法矣膾炙人口洋溢人耳自罷壽後始然而前此尚不爲此體也其能歌如對山而彈則稍次耳和予小令百首遠近傳誦其他和者不下數十人未有能上之者在庠序而能發身在朝堂而能爲臣在史館而能絕倫在經筵而能格君在吏部而能知人在場屋而能取文在州郡而能得民在鄉黨而能睦隣在家庭而能孝親在凶荒而能濟貧在祠廟而能事神在館舍而能待賓所在皆宜用之輒效但不得久於其

位固嘗與觀燈應制之榮終未膺調咼持衡之任後又屢薦不起嘉靖初年將徵之纂脩實録而同罷吏部者摘取遊春記中所具人姓名毀於當路李林甫固是指李西涯而楊國忠得非楊石齋賈婆婆得非賈南塢耶坐此竟已之翁聞之乃作小詞自嘲殊無尤人之意生才之難或數科一人或數省一人必得間氣而後出焉乃爲臺閣忌嫉小人傾陷有志不獲展布毋乃命運使然人才生與用皆難載自渼陂翁觀之或者不以予言爲妄

矣予嘗餉軍西夏路出乾州偶遇康對山坐談即許以國士嘗夜作一正宮長套詞贈之傳播長安以及鄠縣而張太微胡蒙溪又交口稱譽以為自來會晤過客無如予者康又相約事竣遊武功以及鄠杜見渼陂翁翁聞之朝暮北望不見音塵意料或不來矣忽一日造其門驚訝以為從天降也握手慶幸有如舊交談倦則各出所作互相評定半夜而寐或徹夜不寐者九五六夜而賡和之作約有一小冊將速相愛諸公同遊南山

以西如崖峩九嵕紫閣諸峯仙遊重雲普緣諸
寺遍歷說經臺化羊宫紫雲樓使一方名勝畢受
吾杖屨而各表以詩篇予辭以俗骨難換而病體不
勝於再一日酒淚相別在長安與對山泉士夫盤桓二
十餘日至河南而病作矣翁遠聞之同對山遣僕相
視訣病抵家久而後愈愈即有報書寬二翁之心予
初祿祿賴二翁稱揚有名鄙作亦賴之得進雖爲之
作傳如拙畫工豈能彷彿天仙神人之形容哉翁後
喪明而求文者日踵其門祇憑腹稿口占而善書者

不能給其爲予作寶劎記後序年已八十二矣而文思尚如湧泉料必壽過百歲乃於辛亥某月日病卒八十二歲至是又加二矣壽非不高觀其椎文宜不止此塋即某年某月日九老菴祖塋之側妻趙氏繼張氏俱封贈孺人子二長瀛由鄉人歷順天府通判卒于官次謂女一適對山子粱孫二良木山木所著有漢陂集渼陂續集王氏族譜鄠縣志遊春記碧山樂府碧山續稿新稿此其已刻行者而未刻著尚多也

李崆峒傳

嘉靖己亥予以隨駕興都道出均陽李崆峒墓下可泉胡纘宗題其碑曰明詩人崆峒李先生墓嗚呼崆峒豈徒工於詩者先是辛卯轉餉歷慶陽見華池驛側亦有一碑埋沒蒿萊而數撥李公墓數字尚可辨識詢之居人乃崆峒祖阡而數椽則其父也餘塚悉為耕牧地嘗聞有詩寄崆峒者君君有心問丘壠行人新自慶陽來桑而有族譜可考而墓誌出後渠手者半神絕不

相似盖崆峒豪宕而後渠瀹古以生前有書稱其為國朝第一人云云病中即以身後文為托不意其文中竟未入此一節也」予欲為之一傳衰病餘文思慳澁又少壯鋒芒裁剪久矣不自諒其綿力直欲不負初心強顏操筆述其生平大畧曰李氏三世上不可知以其陣亡子幼無所與考傳說名恩者生子忠忠生第三子正正則教授溫和王府者也正生次子孟陽今改孟為夢原字天賜今改獻吉而取號崆峒爰自素

駢儷為皆由俗入雅可見文學隨時漸進非可
一蹴能之者也崆峒生有殊才海內至今談者
猶以為死有餘才年十九娶左氏左父夢麟母
廣武鄭君次年生子枝後舉進士授主事降比
州同知崆峒自河南扶溝赴陝西鄉試即為丁
紳太守所許薦之遂菴楊提學一清遂菴驚嘆
以為當以文章名天下薦之者雖丁守而知之
尤深者則遂菴也與鳳翔張鳳翔稱為二絕西
涯曾貽書遂菴曰今年解首將屬之華州張潛

手遴蒼溪曰君熙李張二生潛不發矣及見試詠蟋蜩名居第一西涯服且稱曰邃菴果是知人連舉進士連遭父母喪事至弘治戊午爲進士者六年始除户部主事尋遷員外郎以豪雄不可下之氣而爲閎肆不可遏之文簿書有暇輒招集名流爲詩會隣有同舍素不能詩者會郎堅請其來將分題賦詩輒有家童走報曰主母守就館矣翌日群僚相賀夜來必是得佳男辭乃顰眉應曰不能隨衆成詩聊假此爲逃計

耳衣侍長不體悉人情以至於此雖為文不妨
政事煞為政太拘文法以鹽三關招商過嚴苛
紀勢人求索被搆詔獄已而應詔陳言二病三
害戎衛之弊未及壽寧侯兄弟怙寵驕縱圖剝
殃民白奪人土田強虜人子女開張皇店要截
行商橫行江河占種壚課川瀆則傷必衆萬一
法行欲保全之而不可得矣壽寧遂一辯訴摘
奏中張氏字為謗訕　母后　孝廟不得已收
繫錦衣獄金夫人日夜在御前泣訴不平　上

以為張氏者聚舉之也豈一家皆毋后耶且欲借察官力解之朝退居內閣三老聞其事劉健對以狂妄小人上默然似不稱旨謝遷直前對曰其心無非為國　上深然之會科道交章而入止奪俸三月釋後　上嘗謂尚書劉大夏曰朕初欲薄罰李夢陽而左右以為非杖之不足以蔽其罪若得旨雖數少亦必死於溝瀆快矣如朕殺諫臣何左右不忠有如此張俊與刑家業破落奏辭可謂見遠而驗奇矣正德改元進

郎中青宮舊閹劉瑾馬永成谷大用羅祥丘聚導誘上以鷹兎狗馬及魚龍角觝之戲日夜嬉遊漸棄萬幾不為意且恐閣臣阻已也陰使王岳范榮伺其短王范乃閹之正直者也久之知是非有在其家人姚景祥閒亦說之曰內閣持正而壞事者列位公公也何不歐邪歸正都院長張敷華依違於其閒心無他而力不逮也王范遂與內閣合謀持密奏破其惑而發其奸已得旨拿問矣西涯久恨胸蓄碎其詩文簡遣心

腠人漏言於閹輩時方蹴鞠附耳以密旨告閹輩羅哭 上前 上初不認繼諭以法司一問即便赦出閹輩復大痛出聲曰咫尺不可離離則不得復見天日所以害衆枉 上者乃岳與榮也且嬉遊何損朝政但以司禮監不得其人得則惟上所欲前朝誰敢復諫即夜傳旨瑾等各柄司禮而竄王岳又密使人追殺於臨清州數日前戶部尚書韓文感傷時事每對部屬垂涕不已崆峒知其意密切告之曰大臣與國同

休戚可言則言徒痛何益即命崆峒具疏稿摽閤內閣上之內閣得此持之愈力而榮以腰疾不能上御階岳因毋壽日過私宅無與持議者闔中李榮誑衆散而事勢變矣當時瑾輩求安置南京不可得非西涯洩其機何以致十六年之紛擾而劉謝閣臣從此去國及崆峒共四十八人一時同被放逐且榜為黨人崆峒獨降作外經歷致仕夫三張八黨勢焰燻天立能禍福人朝士無不趨附奉承者崆峒獨能明擊之助

攻之可謂威武不屈卓立不群者矣昔人謂論人先觀其立朝大節如蘇子瞻風采凝詩非祿祿詩同世俗若崆峒者亦豈出蘇公下哉嘗聞之提牢刑曹郎閩人蔡克廉云大張在獄中言弘治末年大市街夜遇崆峒罵其生事害人以鐵鞭稍擊落二齒將欲奏 聞以前奏未久恐涉煩瀆乃惶愧中止詩有半醉唾罵文成侯是指此事也雖非中道近世寧復有若人哉官能壁意猶不釋矯旨遣官校械致至京復下錦衣

獄死在旦夕是時瑾獨禮敬康脩撰海但嗔不
出其門內第左國玉遂上書求救於康而張詣
何景明共促之往乃投刺上謁門閽入報瑾喜
而出曰吏禮兩部正缺侍郎何不俯就我　朝
狀元以子居首此同鄉之光也對山欲脫友難
假為謏辭云鄉尊相業張太宰政事李夢陽文
章謂之關中三絕而區區不與焉瑾云此人安
在應以見在獄中瑾不之信取獄簿觀之笑云
乃蔡任戶部李郎中不記其名為夢陽在　孝

廟輕薄上言連及宦寺正德初又代爲本草從
吏韓尚書彈害吾輩方欲殺之以快吾心康又
云鄉尊能法　太祖爲治夢陽能法　太祖爲
文殺之或失士林之望其家僕老姜亦從旁申
救管倉日曾聽其賣糧獲利瑾反德崆峒欲官
之吏部終賴康言力請得歸庚午瑾誅起陞江
西提學副使興復古學整頓頹風獎節義而正
文體觀其旌表九節婦及歲考文優録可知已
上任例有讌會因他事怒藩臬長假以違戲子

寓意譏之六經何嘗有戲公堂上縱其褻狎之語而沸淫哇之聲不美觀聽甚矣二司長叱曰善戲謔兮非詩語耶歌者自歌不聽者任其不聽崆峒不辭而退由此成讎又任巡撫漢行縣方試士不令出迎且出語不遜復生一敵又許誥江巡按萬實劾書雖許舉聞重事惟視為故事而已崆峒一一行之兩臺劾其侵官崆峒亦劾兩臺不職事屬大理卿燕忠體勘又以鄭副使陽段參議敏為同勘官竟文致閒住聲其冤

者萬口一辭崆峒惟以脫獄爲幸不復計其他
矣宸濠久蓄異圖招集文學士要名譽收人心
凡吏於其土有才名者或啗以利或劫以威悉
入網羅崆峒初亦不屈被其朔望因餽又欲借
其勢以挾軋已者實則不與其謀布政使鄭岳
有事意謂崆峒陷之也濠敗游辭連及之惡之
者將陷於法公文一下開封張太守鍵即痛責
一老人臂血淋漓守挺罵於其門不得已出而
拘於空閒衙中遂與左國璣等計議作何解交

林都御史俊延上曾以詩六首見貽崆峒乃如數

奉和至京改任刑部尚書正司其事左因別作

陽和樓詩并代致書與林及首相楊廷和得亡

竊給平江西榜文作見提求到名目張守命吏

謝於崆峒門壁乃笑謂所知曰吾惟旬餘不迎

送客則是榜可收矣子枝外更有側室子三人

并一女十孫亦云有後而多矣所著詩文刻於

晋者名崆峒集二十一卷刻於趙者名弘德集

三十二卷全集一刻姑蘇一刻鳳陽俱六十三

嵩吳好仍有敘拘集結腸集嘉靖集歸陽子集
崆峒子八篇予為諸生日纂其名巳丑第進士
即托舉主王中川致書時崆峒已病枕上得書
嘆息以為世亦有同心如此者讀病愈發音至
九月念又九日不起矣享年五十八作詩擬挽
杜子美而壽算復與之同然杜遭亂離窮居遠諮
其身崆峒雖四次下吏而晚景當貴驕奢以其
據紛華之地而多賣文之錢耳傳據素聞或不
得其真而何呂崔王四公則交遊最厚者霍公

素亦未面而慕之尤甚於予又有勢力可進用
人其爲章又爲士林所傳誦黄袁兩生一則會稽
京口一則會於大梁所言皆自可信特各舉其槩而其
自序自贊尤足以見其實云大復謂振大雅而超百世
書薄子雲賦進屈原涇野謂使私淑之蹤行則病宋去
而下可爲民正德之蹤行則鄉御正而上可爲德後渠則
云繼天闢之而人忌之卒能昌厥辭以求後世之思浚川
序其集云執符於雅謨游精於漢魏以雅渾爲堂奥以
藴藉爲神樞思入玄而調寡和如鳳矯龍變人闕不

知其爲祥亦罔不駭其異謂厓薦後因有訾其尚氣傲物者則解之曰孟子善養浩然之氣亦是尚氣而已興起學士挽四古文五色錯以颺章八音和而協美如玄造包孕品物海渤漼夫波流此則五嶽首魯之言而陵轢四始扶搖九霄負氣不同流俗高才潤視冠古則又晉臺表奏之所稱也厚則以屬義比辭出風入雅自負而病況自贊言大非誇生無敢欺死無敢私衆雖見愍君子是之即不見是天豈不知近見顧

東橋所撰國寶新編總論一時名流而以崆峒居最黃初響絶詩道中微唐興數子大發厥機一鳴驚人千古爲友乃出諸知巳之口而非意料之語也責備者猶以爲詩襲杜而過硬文工句而太冗當軟靡之日未免矯枉之偏而廻積衰脫俗套則其首功也同時如景明如徐禎卿皆賴之成就鳳翔乃將成而逝者也後學得其指授及私淑者抑又不可勝計其會試途中題驛壁末句不堪鄉國思又觸鴈南翔初舉進士

出使雲中詩云黃河水遶漢邊墻河上秋風鴈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畧只今誰是郭汾陽其寄林見素詩第四首第一聯云譚起漢嫩留佩賦井傳王粲倚樓題及示詩謝安寶賫登山屐司馬歷傳諭蜀文結句平生心事白頭知極為真切詩總一千八百篇獨及二句一律并六首者前見出門合轍終能致遠後見詩可招尤亦可免禍云

何大復傳

關中王渼陂李崆峒康對山呂涇野馬谿田河南何大復同以文章命世爲人作傳狀碑誌可因而耀今信後人之爲之文者往往不及予竊爲不平思有以報相知不自量其才力卑下勉强作傳惟大復早遊而予晚生雖無傾蓋遭逢及一字往復一時齊名者既各有之矣此不可獨遺也大復病危屬後事墓文必出崆峒手時孟有涯張崑崙幷其姪士在側相與私議曰自

論詩失憺後絶交久矣狀去崆峒文必不來吾輩弃樊少南戴仲鶡亦可攢棲一崆峒予嘗概其事此又傳之所由作也傳曰大復何氏名景明字仲默四世祖避紅巾亂由羅田移家信陽父信母李氏以成化丙午生大復於里第六歲即能屬聲對吐奇語八歲文思如泉出山下消消不竭貌癯而秀性敏而靈十二隨父官會寧驛臨洮李太守聞其奇招置門下延師授春秋數月卿善說春秋師或他出群兒嬉戲無度或登

其坐榻或着其衣巾或弄其筆硯書冊有至壞者大復獨危坐朗誦如臨其師李守鎮見而嘆美之入謂其夫人曰汝視予貴耶何氏子異日貴不止此居三年父將棄官貧無以爲道里費李乃資之車馬送諸郊亭上執大復手泣曰吾小友祇家辛自愛勤苦讀書不待壯當以功名顯天下歸從其兄改治尚書不十月而沁水李巡按瀚在汝寧試士得其卷甚喜曰吾未歷信陽不知山川何如乃產此異人遂即如信陽觀

之已而同其兄中鄉試而名在第三時纔十三歲也報者至卧中從容應之人謂胡爲不喜大復曰固知有此且少年登科古人方以爲不幸何喜之有至豪争覩者如市呼爲神童明年會試以卷多竒古字置之入太學大司成林公愛之有甚李守給假南旋贈之以詩師長詩贈少年弟子前此鮮聞及舉進士在弘治壬戌科去鄉試四五年而年猶未冠也輿論謂今選庶吉士必在首列而當國者方惡能詩之人以爲雖

作到李杜亦不過一醉漢耳選授中書舍人是時崆峒方以詩文雄壓都會乃卒遇而響應之改白坡而號大復棄時尚而脩古辭猶夫唐荊川之值王遵巖如江河將決一傲其防而沛然莫之能禦唐王詩祖初唐而文兼宋體一切豪譫意方俊冒蓊攮搰悉薄視之不屑為而夭復之作流布函夏始刻長安久而在處有之但識字者鄙心慕其人而口誦其辭或與邊華泉及崆峒稱為海內三才或與安陽崔後渠稱為中州

二後或與關中諸公并吳下徐廸功稱為弘德七子聲愈振而禮愈謙求識面領卜隣者自舉貢以至公卿無不然奉使却黔國公之厚遺辭賄感懲太監之鮮職避劉瑾之横恣并求罷免而無悔後以大臣特薦復官入直制勑房并侍講筵崆峒之被逮錦衣獄也力求救於康對山再繫江西獄也乃上書於撫臺遂發其激切之言有曰夢陽為門下高徒尚不能一引手況門牆之外萬里之遠者乎友有與人訟者素寡交談

乃為之力白其事不避友之讎敵師御史容菴京邸錢寧黨與廖鵬贈之棺木欲以結權士大夫大復獨奮然曰奈何汚吾友於地下遂還其棺而脫驂以賻之大復言似不出口體似不勝衣而義氣則不可當貴璫有欲交之者先具禮持古畫造門求題乃避匿不與一見且傳言好畫正不宜加點墨於其上因天變上封事尤為人所難能其曰義子不當畜宦官不當寵閹者皆為大復危之卒而留中不出生平恥干謁輕

仕進積九年始帶衛吏部員外郎尋陞陜西提學副使邊遠郡縣胡騎出沒無常往惟調考或即彼處兵備考送大復笑曰即如此是棄之矣一一按臨其地不以邊腹殊觀學政甚嚴務在敦本崇實初似不堪久而士心漸安士習亦變矣躬行年餘始有教條以爲空言無補耳優等拔入正學書院蓋因材而篤之也又爲之給其不足以勤勞得疾嘔血不已至家六日而歿年止三十九囊餘三十金而書有數千卷時則正

德十六年八月五日也塟則是年十月七日鈞臺之北兩兄景韶景暘俱由鄉舉歷官府佐妻張氏繼王氏俱贈封孺人大復學精見遠志大行堅屢家怡怡交友雍雍至於取予進退則斷斷不可回樂道安貧外更無餘事却有餘長如陰陽醫卜地理天文律呂曆數各臻其妙猶以詞章非實用之物將畧去不復容心嘗欲書王浚川極言枝葉之學不足貴已著一書將成期在川陝接境共為一月之談既而不果書亦不存

矣或年促病奪未及爲之耶使其壽不止此而所著亦豈止如今所刻行者哉詩文集外更有十二論定古樂府漢魏選詩雍大記并任州守蒐輯遺稿嗚呼大復詩宗李杜文倣班馬字蕭顏柳而又有子中舉有孫發解是謂有文爲不朽有後爲不不死者矣年雖不永而永於是二者所得不已多乎

後岡陳提學傳

青州馮少洲大參嘗有書來索中麓子新作乃

以王康呂馬李何六傳應之過承稱許以為椎
文老筆変軼子長前輩宗工鉅儒表章略盡但
自今上改元後如王唐陳呂數子與公以文
章氣節彪炳當時其聲實可方駕弘德間矣今
諸子稍稍有厭世者公不可不峇為一傳以備
信史中麓子有感於其言先為陳後岡作傳曰
後岡陳子者中麓子同年友也契厚以詞藻行
檢不專同年故幼名束長字約之擢居高第始
有號號後岡 聖天子御批其制策稱為不易

之說一日而名天下選授庶吉士無何除禮部
祠祭司主事遷員外郎改翰林院編脩日與少
洲所述數子并熊南沙屠漸山田豫陽遊衍競
為奇古詩文士方守常襲陋見其作驚訝謂為
挻鬼擎神之手姍且笑之者十人而八九矣後
閱時或聞之佯若不聞有勸之者虛謝其勸而
故態則略不省改權貴有慕名枉訪者輙閉門
不輕出見又私語有所譏彈譁然傳於縉紳閒
顧未齋罵其為輕薄小黃毛意將刻一小黃毛

圖書用之以暴其失中麓子力止之勿生事端也羅峯張國老寵眷方隆朝士多出其門下而誠齋汪太宰雖國之大臣亦小心附麗之凡事承望風旨不敢違每歲時上壽後岡惟虛接一刺不肯候見二老恨之刺骨然未始相語也及考滿司功有與後岡善者風知汪意慮其不安故書中考汪乃改而為上張從左掖出偶與汪值汪云貴鄉陳綸脩以尊分書上考矣張遽怒色曰此鄉曲素無狀若何得庇覆如此汪乃惘

然自失亟至 部堂立石文選郎取缺帖來查一
遠惡地出補陳翰林京祠祇知其與內閣親昵
不意其亦惡之也遂注湖廣僉事分司辰沅乃
五溪故區而苗蠻聚處也下則水國高則山林
時有烏合之衆剽竊地方急不可捕緩不可待
後罔乃宣布威信飭厲甲兵夷心畏服遠邇其
餘賦歛訟詞不勞自治撫臺顧東橋每對衆譽
之曰陳僉雖少年其處事老吏或不能及已而
有採木之役 往來毒霧瘴煙中勤勞登頓且慮

絶擇傴僂服役身同賤工感嘆柳子之言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遂上書乞休其畧云臣昔在禮曹正途改建　郊坡暘新宗廟曾效駿奔服事之勞旋調侍從清華之列勅脩　列聖訓錄月給大官酒米叨冒七年外遷今職計又二年矣豈意任非其能卒與病會火熾血虛潮熱不退此積勞所致非謝事靜攝未可延活且臣非不厚幸富貴而甘嗜貧寒私情與事勢俱不獲已耳書上不報而陞福建參

議遷家省母卜日登途至溧陽偶逢篤友李中溪相與訪遠公遺社上香爐絶頂吸天池泉坐文殊昇天臺上捫層霄下臨萬仞振衣四顧飄飄焉有遺世羽化之思又將裹糧杖策遍遊吳越諸名山何其壯也及抵任氣鬱鬱不舒勉強坐公堂檢括案牘比廻衙則仰屋長嘯憤悶如窮人無所歸家人莫喻其故第左右羅列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以致嘔血多或數升盖失近貴而處遠方宜其不平如此只憑以酒澆愁

愁不能遣而病且日增中權子時爲文選乃徙
作河南提學副使文事乃其餘事能變士習異
得士心鄉試期近坐府輿一晝夜疾馳二三百
里應試士數甫完而病不可支矣僚長爲之迎
醫於濟郡至則無所施其功乃以書别中權子
曰跡狂之性原與時違畸薄之緣更與天忤久
患脾濕氣體大不佳勝不即引去乃局促從事
以致肌骨内銷形神外變不久爲閻羅君座上
客耳字跡不減往時發書數日竟死淇上年甫

三十三生平善書而楷尤善多才而詩更精文宗六朝亦非今之學六朝者可比詩則有難言者寄情會景來思奇興發一篇成則一篇便可名世孟謂泉稱其為　國朝第一人皇甫百泉則以為早鑄四傑晩鎔二張遒軫於平原騁駕於康樂至於參錯嘗盡之間出入陰何之室奧居散騎之後而才出洛陽之前則又唐荊川之所素許者也大抵李何振委靡之弊而尊杜甫後四則又矯李何之偏而尚初唐兩浙以文擅

天下後岡乃兩浙之首出者也若據孟言柳又
不獨兩浙矣後岡鄞人父濂卿以賈治生見其
子之穎異延高師教之不惜費師多講說時義
常吞後岡卒卧而弗聽會稽中峯董公幼故奇
童閱奇則思與一會且有女待年於家徧視里
中兒無當意者曾向甬川張公言及尚婚事甬
川曰富貴之家所不可知若不論門第寒微無
如陳生者遂呼而視之面如傅粉目如點漆詰
難奇書其應如響試文援筆立成中峯即檢取

曆書及命書定期以女妻之挈至京邸親授以舉業文非所好也惟別讀古書多所契會其卒也中峯以文祭之曰吾不遠隔縣以愛女字汝將托之如韓昌黎之李漢乃今爲昌黎之李賀耶後闕才貌文行可躋高位而享遐齡然竟止於斯無乃攻辭深刻作人孤峻造物者忌之而致然乎

江峯呂提學傳

呂君名高字山甫號江峯鎮江山在江上有峯

而禺名與字號因以類取之耳其為丹徒人也自其父宗美祖經曾祖昂以及始祖子實蓋七世矣子實而上為成公祖謙分處浙東西傳說原太公望之裔由齊遷鄭而有譜牒可考者自兵部尚書夢奇始夢奇生龜祥龜祥生蒙亨乃宋相文穆公蒙正之從弟蒙亨生夷簡為名執政封獻國公數傳而至尚書右丞好問又居婺州此其世系大畧也母太宜人鄭氏以弘治乙丑十二月十九日生君幼即聰慧不凡從學於

舅氏憲副鄔南涯再學於荆守楊三冷年十七
補郡庠生時已理道明舉業成矣戊子年二十
四舉應天鄉試次年己丑舉進士選授戶部主
事即爲堂卿儉菴梁公材所倚重劉會太倉有
王鳳李慎太監少監等數人尚未裁革事多齟
齬難行君則調停其間弊端剪而公法不廢外
而運官旗甲内而經歷倉攢無不仰賴之者奈
繼亦有此委與君同事倉務甫畢即相與和詩
論文日有長益而楊邛徐仲璣李漳野新芳左

石臯思忠王南岷廷黃梓谷華吏相琢磨可謂一時之盛也所作皇州等歌雖唐之名詩無以加已而改差淮南監視常盈倉初以為事閒可得肆力讀書奈有望客延客之勞然文事由此日工文名由此日起調轉兵部武選司主事值大同戍卒再稱亂 勑往遼陽募兵足以壯觀而資用陞任本司員外郎蒙推恩封其父母再陞車駕司郎中時則驛傳積弊不可勝計又勢要求索難支君則牓其事於驛門有勸之者曰

君不念子見禮部父爲同官猶之可也獨不畏其岳丈當國正有權力耶謗言沸騰略不爲動久之謗亦自止矣是亦君子而過者也浚川王公廷相以左都而兼尚書臺綱振肅尤留意人才忽一日謂余曰部郎寺屬中有負盛名而可繼前脩者爭余應以如呂郎名高者其人矣浚川曰詩文吾所素好然須政事兼長方是全才余應以取呂正不獨詩文耳未久　聖駕南巡張方山衍慶以都御史被逮乃以浚川掌管清

道判布告示題覆奏章正車駕司事也日夜行
一二百餘里如窮三站二百七十里亦即一日
行之事體未熟才思稍鈍者即時獲譴況往返
六千里閱歷六十日耶滋川初猶闒茸後則惟
閱　旨意而已及抵京欣然羨余知人意將薦
君于　朝乞大用之以遷官疏不果上而稱不
絕口數數蒙綵幣白金之賜雖乘驛諸臣所同然
亦往路上鮮遘而難得者矣山東提學員缺余
初擬文選即擬君以副使往司其事僚友有止

之者素相交厚或當避嫌余曰祇知才堪督學又何恤乎厚當避嫌耶至則行政有要政自易於擧取士無失士咸服其精雖一時有不得意及記題不真者惟斟酌其平日分量往往猶在取中但不輕以法假借人雖云遲刻然不失其正也士有卓異者拔入湖南書院親自督課講明正學務得真才兩次鄉試中試者優等居多署臬司印數月雖瑣務且照及之而重大事無一不結絶者吏畏民服雖積年訟獄悉來告審

及許之撫按碩乘時批畨者録文舊多𣲖堤學手君之時文精瑩簡當葉御史經乃置而不用顧於二千里外求唐荊川順之之作而亦不過一平箸録成君以一冊寄余且貽之書曰録中無僕一字不敢冒他人之美其閒紕繆處必為禮部之所糾駮是又往年一余光也余亦不知何所見聞復書料其不但余光光止提問此則旗簇早晚必有一行君與趙甬江文華書中亦具此意不過簡札往來常事耳嚴介溪嵩溪根

桀御史彈劾假此報復之摘其辭之似涉譏訕者以 聞 上因大怒械致御史并藩臬之有職事者繫之獄罪謫各有等差而御史竟死杖下臺中俣以爲君從臾之也甲辰外考楊虞坡慱慮其不安言之冡宰許松皐讀如呂某者歷官行已俱無異議今次考察並毋及之松皐應曰然已而郎報有名虞坡向松皐扣其由松皐言初擬無事而與御史必欲黜之惡其曾害道中人而又前此俾免部如保全拾遺當首列其

名益巳交内考兵部三堂自吏部出則知所屬罷請者爲誰司務丘甫以耳薮訛傳君亦在數中致有日後多端豈非冤之又冤哉原以考滿離任過家省母已而陞行太僕之命下罷官之命繼又下矣行太僕之陞已是不美萌孽聞者咸爲之不平罷更驚駭人心徒付之浩嘆已耳然得侍其親之疾而與永訣殯殮如禮是君之不得乎人乃大得乎天也從吉後日與南郭錢少參亮及衆士夫酌酒賦詩遍遊金焦諸名勝

不但與世無求亦自忘其曾爲官也十餘年極
盡林泉之樂偶感寒疾汗下之吏不快不數日
遽卒時則丁巳六月十六日也壽止五十二以
庚申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城南茶山新阡君娶
錢氏封宜人子二長克念錢出太學生娶袁氏
太學生京女次克家側室許出聘茅氏叅政公
鑾女女亦二一適太學生張衔一適潘三沐所
著有湖南訓規所輯有校藝録戡定三城録其
江峯漫稿余將序而刻傳於世君識見高邁議

論英發已作款直追古人他人之作鮮有當其意者一大士夫詩文方負時名君則以為終當隨落俗套今果然矣然亦未有巨目識破若王雅宜寵宰學祝枝山允明君則由雅宜而兼枝山且得古法惜以尖筆而作禿書此其運筆不同處也其大書亦古拙可觀善別白古器物以其世世好古耳嘗總而論之曰攜君之行檢操持相貌文學述作字書指不得多屈目不得多見而耳亦不得多聞其官與壽竟止於是世之

無德而壽高無才而官尊者何限此理數之互相勝負者存而勿論可也屈抑多不永其壽性氣多不利於官君雖身歷逆境視之坦然而性氣微有之人言遇丑科則才盛如乙丑丁丑己丑謂之三丑而已丑多性氣士所以傲視權臣諫白大璫舉行難事因而權折少有崇品高位者以今三十餘年觀之不亦信然矣乎

遵巖王參政傳

嗚呼予何忍傳予友王仲子哉又何可不傳王

仲子也仲子以文累其身上官有求文不遂者
因其翁事誣及之雖未明坐而正人君子雖纖
毫點污亦自難堪加以豪右讐口市井訛言轉
相鼓煽交鬨突起有如天降地出莫測端倪天
下豈有殺人曾參而鴆人羊叔子哉仲子竟以
抑鬱致疾而終敘事至此情自不忍然相知如
親兄弟不為之一傳異日雖相見於地下況憑
少洲之言不可孤負不自亮其不文汗顏強為
之傳曰王仲子諱慎中字道思初號南江後改

遵巖名盛而兩號並稱海內無不知其爲王仲
子也高祖永堅曾祖瑞昌祖襄由固始徙居晉
江安平里父紀號方渠以仲子貴封吏部考功
司員外郎母李氏尚寶竹坡公女封太宜人生
五子遵巖居其二衆因稱之曰王仲子云仲子
生有奇資靈性母教以詩句記誦不忘父教以
對語應答如響年十三四不惟盡通舉子業而
且多讀古人書受學於娩匡易時中娩匡謂當
退避三舍父素有才名以其子之奇也遂絶意

功名之會立嫉其子代為之嘉靖乙酉舉於鄉聯捷進士年纔十八歸娶陳灣齋女赴選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往時監兌者惟虜心未務而國家大計顧不之及仲子則以轉輸為重事假漁獵積弊蹤跡禁革不遺餘力以其暇日讀五經諸子百家言稱為詩文俱秦漢魏唐風骨而晉人字書亦時時模擬之既官禮曹更得一意文事交遊如衆稱八才子外更有今大司馬李克齋給諫曾前川提學江午坡學士華鴻山屠漸

山相與切磋琢磨各成其學　上方重稽興文
制禮作樂四郊政建百務奔馳仲子正是詞林
之司而清華之選督工考典以副尚書之倚托而
極職事之規畫辛卯各省鄉試仍以京朝官為
主考仲子得廣東而錄文佳得士多迄今為人
所稱誦明年狀元及第者即鄉魁林大欽也朝
議改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諸部屬無[illegible]仲
子若權貴人欲其一見即定之仲子固不肯往
曰吾寧失館職不敢輕易失身也已乃改吏部

以饜衆望仲子在吏部不過一員外耳以其才高事事得與謀少宰霍渭厓獨舉其名稱於衆中循資陞驗封郎中稱其職同列多有忌之者短於羅峰張相國因覆方山張衍慶請封奏本謫判滁州實則惡其阻撓不欲其爲考功文選耳聞者爲之不平仲子處之怡然不以動意之郡幕掌吏弊而得民心時巡按郭宗臯夙知其能而譽揚之巡撫侯位刻薄人也待遷客不少假借委署江陰縣縣多大族族多不法事初亦

苦其雖寄書相知云署印今又一請也至則延訪廢事當舉積害當除者一一行之有怙勢不悛者往惟縱其所為仲子則首抵其罪閩縣肅然稱一治矣陞任戶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俱在留都閒簡之區益得肆力問學與龍溪王畿講解王陽明遺說參以已見於聖賢奧旨微言多所契合曩惟好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是始發宋儒之書讀之覺其味長而曾王歐氏文尤可喜眉山兄弟猶以為過於豪而失之放以

此自信乃取舊所為文如漢人者悉焚之但有應酬之作悉出入魯王之間唐荊川見之以為頭巾氣仲子言此大難事也君試舉筆自知之未久唐亦變而隨之矣嘗以書寄予新來獨得為文之妙兄雖海內極相契而於此文有不能共其味者矣然不知其正相同也丙申陞山東提學僉事慨然以齊魯古風教為已任章程條約有以敦士習而近人情但見上官曲躬過恭下同廝隸師生皆然甚不美觀乃痛為禁革士

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有在他上官屢踵舊習者訪出一體懲戒試卷通篇批抹取人百無一失曾寄高等文百餘篇日後無一人不發身者東士至今談之猶有遺思以為能起發人者前後鮮及之也年餘轉江西叅議乃陽明政教所及之地故老猶能道其詳仲子則尋陳跡講新知往來白鹿鵞湖間公事不廢而士子聞所未聞矣更與雙江聶司馬東郭鄒司成念菴羅殿撰南野歐陽大宗伯交遊講學存齋徐少

門舊曾督學於此德望尊重難乎其繼莫不顧推及仲子者乃遷河南參政去衆爲觖望歷任年久吏寧日精督責有司不許科擾撫安百姓一以勤誠　章聖梓宮之過也供億之繁勢難卒辦寮友有畏難者下吏有欲逃者仲子以身任其役調度有方奉迎無失寮吏咸仰賴之矣陳後岡之殁也收其遺文撫其遺孤厚其賻而還其鄉歲饑戶部王侍郎奉　旨賑濟王乃檄仲子將事爲之親歷郡邑開倉發粟閱領有期

里胥不得冒報及債負侵奪民穫更生頌聲滿路王具以狀上聞且薦當大用朝野咸望其出為巡撫入為公卿以福天下乃辛丑考察忽從中報罷遠邇驚疑莫得其故詳扣所以乃夏相怪其為屬官日不曲意奉承而其心腹劉藝切恨張汝思兵備江西與之齟齬仲子乃用言庇之遂并惡之而告之於夏吏部懼拂其意外憚公論姑作不及名邑夏乃票擬不謹而黜之此事有自作手書可証也書中又言子官不宜

休而休予情宜愠而不愠皆可怪也將約同罷
酒江劉叅知遊淇水王屋太少二室及武當山
相攜而歸嗣後傾聞劉意不從但賂之書云君
罷猶出內批孰不知權貴人所爲如吾誰當爲
明著行且歸矣不能遠從君遊且官其土方見
罷而又往遊焉得母太夫人手仲子時已至淇
上循徉百泉蘇門之間徑趨安陽訪學士崔後
渠談數日亦遂歸不復至孟門洛陽矣時則三
十有三視古人始仕尚少七年早發早廢政績

止此已成章而可傳矣使究其用事業有難量者少年英氣太露如太阿出匣使人望之知其難犯而就之媿其難及反遭逢挫折而涵養深況如截鋒斂鍔矣乃遂棄置無用世之忌者猶以始時所見為疑而不知後來所造可覩也乃弟東臺椎中亦謂近日家兄非復十年前之家兄矣其為文也惟以意定為難每構一篇必先反覆沉思意定而辭立就矣嘗在靜中細覩之鋪叙詳略部伍整擱辭語高古意味深長理道

翔符章句委曲按之不亂而呼之應聲議者猶以為始終只是一格此豈善識者哉其片紙隻字得之者有如至寶至於慶賀贈酬不出其手者不以為重而藏幽記遠非其作則尤以為不得所托嘗言吾之詩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中麓止知敬服唐荆川殊不知唐荆川特得吾之緒餘者也其大言有如此至於李崆峒何大復則下視之矣泉自虛齋蔡先生倡明理學及門之士守其師說以表見於世者固彬彬

焉盛矣日久其緒將絕而仲子復振之閩士日以所業請正而門墻幾不能容凡監司部使者行縣莫不造其廬講道問政薦䟽四上俱未題覆使其得位則文章為功業所攄未必其造詣之醇制作之盛以至於此也居嘗念從仕之夙不獲盡力於父母之奉故其罷也塟其父以嘗大事養其母以終天年稍無遺憾焉靜中慨嘆以為國家成平日久民不知兵淫侈嬉恬等威無辨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逋逃是為大患泉固

濵海且與漳隣深為可慮建州為八閩上游吾嘗有意於其鄉少巖聞之乃卜居焉今倭寇一如其所料矣意將遊武夷築室九曲深處遂躡蹻至衡湘登南嶽棲息天柱回鴈芙蓉岣嶁諸峯澄神反照為長生久視之道復與八才子等一聯為快因母卒遂負初心戊午夏賊自武崇入郡境市鎮居民扶老携幼竄逃山谷中有倡為清野之說者督責入城仲子樹罸嘆曰是大失計不亟反之將無民矣清野云云乃北邊禦

虜之策急斂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
関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裕耳今宜速令各鄉
大姓盡還故居相度地利自相圖結使盜至不
得逞而後城內可恃以為安其超識音盡人鮮
有及之者由是觀之不究其用更可惜也形體
如鶴骨徒神清而壽止五十一此其理之不可
曉者又善調攝嘗云欲咎大不生須自飲食淡
薄始遂經年不御酒肉止有菜飯及飲水而已
我今以一付腸胃自翻出一部本草疾不足憂

矣但覺不快即謝客閉書日惟飲水塞兌却聽以俟元氣自復山中與禪和相交談因果闡慧嶽縉紳有尤之者應曰非以彼為可學其苦心練性要自有入門實地但毫釐千里吾徒當自辨之也是其識度宏遠視天下無不可與之人矣觀識厚薄厲之各中其節族人才者教之貧者周之不足則借貸於人有餘亦不却人之借貸予同年馮汝強嘗道其於傅巡撫之卒屬之過厚乎日不甚相得猶能如此厚則不知又當

何如矣言談能驚四座荆川嘗向人稱之彼講
事理之不順者吾輩雖理直每屈於其説建州
吳節推欲刻其全集已將江西無錫二刻及閩
刻詩文盡取而校之此不朽之盛事也可惜簡
札不完解經諸説即為門人持去不可復矣卒
在嘉靖己未七月十七日生則正德己巳九月
二十七日塟則尚未有期配陳氏封恭人繼將
氏二男五女長男同康郡庠生娶鄒御史集齋
丘養浩女次男同衣邑庠生娶僉事養齋張岦

女長女適進士莊國禎次適副使瑞山陳儲秀子孚袁第三女許侍郎新山顧珀子應蘭四女許侍郎黃養蒙子某五女許太僕少卿芳洲洪朝選子某子文之進也以其教之也子官之轉也以其薦之也孚德雅誼終身報之有不能盡者蕪劣一傳何足爲有無哉

荆川唐都御史傳

武進之有唐氏遷從爰自淮南振起始於伯誠伯誠以子貴封評事評事子復由進士歷陞知

府有政蹟載在一統志知府子衍又以子貴封給事中衍子名貴號魯可第進士會試第三名任為户科給事中以清謹長厚殁而祀於鄉貫子琠字國秀因父母俱亡晚號有懷以鄉舉授知州遷員外郎郎中官止永州府知府娶宜興任儼女生子順之字應德號荊川幼而父母教之務冠師長成之而友朋助之誦書不成熟寫字不端楷父即撻之或外嬉晚歸或內言使氣母必厲色曰汝尚有童心乎將為宕子乎唐子

由是勤勵書寫得其父心出入得其母心矣業師乃包菴葉林而窓友則方山薛應旂也經義本其祖傳而舉業可繼王文恪小試屢不前進學五六年猶未得為廩生戊子鄉試第六名己丑會試第一名廷試二甲第一名　御批其策條論精詳海內傳以為榮會試卷見者以為前後無比氣平理明而氣附乎理意深辭雅而意包乎辭學者無長幼遠近悉宗其體如圓不能加於規方不能加於矩矣選作庶吉士一二大

臣不相能遂即罷之主者猶以二甲前三名制
策會經　御覽欲各授以檢討唐子力請同罷
一事而有去留非體始進即能恬退如此試政
吏部選除兵部主事未久以僚長盧襄難處因
病告歸繼丁毋憂毋隨父之任信陽路出天津
卒於舟中後唐子每對人痛哭曰吾毋相夫三
十年不及享其封教子二十年不得食其報其
病也方藥委諸巹人而不暇擇其良其卒也棺
歛辦諸水次而不克盡其心人生有涯此恨無

涯呂涇野闡而觧之曰吳自季札言游之後雖
世有聞人然皆未有能並其盛者君篤學好古
即能升札游之堂以光顯其母不爲優手後王
遵巖序其集亦以此爲說或踵習之耶抑偶合
之耶其請銘於涇野也值雨雪連綿泥途凍濘
自僦與僕力或稍却則徒步行來不惟見其孝
心且知不藉官勢矣服闋改補吏部考功司主
事不隨衆作傲態而接人得大體掌晉二考科
查考給由吏人簿籍各編字號豈但易爲力而

且難作弊也往時翰林皆由進士上甲與庶吉士兩途　聖上以為此不足以盡人遂更其制選取十一人咸自科道部屬入焉而唐子則由吏部十一人者陳東尤相厚入則陪侍講筵出則校讐東觀暇則盃酒歡宴或窮日夜不休素愛崆峒詩文篇篇成誦且一一倣效之及遇王遵巖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將變之機聞此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故癸巳以後之作別是一機軸有高出今

人諸有可比古人者未嘗不多遷巖之功也居官尚節槩而持已厲廉隅兼且議論英發人雖有忌之者然而傾服其才稱其公不至不能容其羅峯張國老雖會試舉主惡其不相親近有慶賀事遠投拜簡躍馬徑過其門因其上疏養病則票一旨意云唐順之方改史職又見校對訓録乃輒告病着以原職致仕去不許起用報出士夫駭之而磨于安之會無慍色父在浙泛聞有事不知其何事及得致仕消息喜謂所知

曰此有甚事原以秀才得官今還其官矣固無損於秀才也議者以羅峯險毒而唐子高亢後羅峯有悔心家居日嘗言倘蒙宣召務薦用之了此一事仍復還山嗣是為相者寧復有此意哉唐子既抵墟里雞犬柴門依依桑梓謝却業緣便有終焉之計矣詩文更進一格以其侍從慶成朝堂雍容之作而為村樵漁父歌詠太平之詞又以其暇日精究天文而問數學於顧箬溪以之乃有獨得處以古曆惟大衍為精被僧

一行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郭守敬別有一法曰弧矢圜算弧矢有橫立赤黃白道變轉最為活法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其異於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又其異於曆官者也所著弧矢論勾股測望論真乃千古不傳之秘而曆家作曆之本也嘗至廬州時蔡克廉以府同署印將約之同遊境內山川蔡辭以有算糧事相妨唐子乃討善算者十餘人人各與一數算訖記其數只

數字凡三四易自撥盤珠每一數亦只記數字不移時而一府錢糧數目清矣若書算咸驚嘆天下未有若是其神速者也往費一月之力工食紙筆催辦騷擾臨時猶有不得真數者至於擊劍騎射之法無不各臻其妙從之遊者甚多雖談說應舉藝文未嘗不本之身心道德經學雖主宋儒然猶參之漢注如十三經疏著無不究覽而三禮春秋尤其留心著有春秋論禮則以王鄭之說不可偏棄會起廢無補東宮員缺

十餘人而唐子不與焉東井左錳言之內閣尖
唐殊不愜衆望已而 內旨不允再推因而及
之得為右春坊右司諫其實乃予言之東井而
東井言之內閣也至京則向所交遊者多半凋
散世所指八才子者獨少二人仍相與繹舊業
正新知與諸友俱有益而其獄予不當著綦止
予不出贓銀及稱予覆蹤的確迄今何可忘也
俸薄而用不足官閒而樂有餘不但辭受不輕
雖一科往返之細亦斟酌可否而後行之名既

高而心愈下年漸長而操更嚴同羅念菴趙浚谷上封章請朝 東宮因以激 上之怒以為意在刺厥閣臣又有身首異處不足償責揭帖事勢似不可測矣予為之多方求救如崔京山等不遺餘力因 召見言及之 聖心本無他章留二十餘日始批下俱奪職為民再還鄉而窮愈甚父子兩宦多年止增田百畝人窮返本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也用是參透世情節慾嗜欲以培養性源久之此心凝靜百物皆通

今人未免苦窮未免粘帶未免牽引苦窮則靡
所不為粘帶之根固於中牽引之勢橋於外廉
則躁熱在則貪婪無一可者矣嘗歎得一民一
社自救莫能而竟未之遂閒居每以民隱省憂
其論均徭不歎舉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
姓無不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百姓無不怒目
蓋零碎苦楚難受也以至大戶之詭計官戶之
濫免其說甚悉而尤長於計算糧數區處災傷
主計者之竊災率十裁而為七收民者之上災

率七溢而為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免運又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以米折銀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不失一石之入盖此法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脚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豊凶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萬有利於民武進一邑歲該攢運五萬四千有奇此入於國之正額本色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有奇折色銀九千有奇此費於民之羨

數漕運百萬石有輕齎四十萬以待四方之水旱來告者江南米賤而京貴若取餉江南而散給此軍則南無遠輸之費而北無賤糴之困矣此甚有益地方因詳書之性好遊好靜常避人居宜與陽羨山中有得於心靜居亦遊也遊亦靜居也過呂亭遭盜竄身於江生平不善浮水然得不死亦奇怪甚矣遍歷諸名山其在武夷則為與遵巖撰乃翁行狀非浪遊也嘗言人用之不敢以隱不用不敢以求其為兵部主事也

予以書讓之曰此二起官煩紛物議出非其時托非其人若能了得一兩事急急歸山心跡庶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日所守而盡喪之矣唐子得書不以為忤第言行止非人所能聽其自至而已兩次獲書終是媿護其云不久謝政相尋訪於泰山之下遨遊乎蓬島之間亦是泛泛套話其意必以為年且長矣不際此一出後恐無時又佛肸欲往之意也豈知其終是不可哉已而由主事歷陞職方司郎中朝議以剿

鎮邊垣東自石門寨西至鎮邊城延袤二千餘里又京都陵寢關係非輕鎮兵缺少該行招募選補分區設將操練禦防題奏允行又吳每遇防秋撫鎮兵寡且稱多調邊軍糜費司農告急議將勞動遣一部屬前去經理行令總督王忬督同鎮巡等官歐陽安馬珮責成總副參遊守備提調把總等官揀選精鋭分別奇正一切方略詳細具奏定奪衆以唐子留心邊務堪以差委遂領

勑書闗防星馳至地方會同山海關

廵關御史王漸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牆子嶺馬蘭谷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而止凡為區者七又會同居庸關廵關御史蕭九峯從黄花鎮起西至居庸關鎮邊城而止凡為區者三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九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名見在近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名此外更有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官軍二萬二千二百八十二員名又有大水谷白羊口曹家寨遊兵九千名致樂之

端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不練其實難尋救弊之策補兵猶易而練兵則難專倚邊兵不練主兵誠有如　聖諭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在增兵者惟有總督楊愽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鷙者也今乃瑣愞綿緩靡靡然有暮氣之頹惰而無朝氣之精神就而閱之疲卒朽戈十常七八力士徒馬十纔二三其於五陣分合之變五兵長短

之殊不復講習久矣其羸未汰紀律又疎守猶不足戰何以堪其間伉壯可用者惟各關塞夜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薊在畿服之內百餘年來止有熟夷小警至庚戌年以後北虜諸酋合謀入寇其禍始烈矣於是條為九事上之定區師以分練明賞罰以勵士雜邊兵以同技而選鋒夫練火器則九事中之尤緊要者也而通水運便傳漕亦因時言及之奏入多見施行

浙江舟山地方久被倭奴殘孽負險盤據咎在人玩兵疲不曾大振兵威協力督剿雖節被當事諸臣殄蕩但方屏息於此旋復馳騖於彼禍本已深急難撲滅況又水陸兵將不肯同心文武庶寮亦無決志海防地利設險未周歲久日多人情滋玩無以民窮財匱供億維艱本兵題請宜特差部臣一員肅將 明命速去經略以為安攘之圖查有本部郎中唐某生長江南久知夷性且又素曉兵機近奉 旨查閱薊州兵

馬兩關振飭即收堵截大虜之功相應後遣仍
給勑前往浙直等處會同督撫等官督責大小
將領并兵備有司遵奉 嚴旨先將舟山見屯
餘孽設策削平中間有兵將司府仍前怠慢不
共濟時艱者即行叅奏以憑處治及將緊關海
防處所或選士掄才或增兵易將群策群力並
集兼敉允百戰守機宜周詳具奏以備 上裁
未久即陞右通政同尚書胡宗憲經畫兵務已
又陞僉都御史巡撫仍督前事未及來歲春汛

之防頗為經久可行之計其所條諸事似尤精切如海洋而固海岸圖海外而別人才定軍制而兵單需復舊規而鼓軍氣至於早定　廟謨則庚說愈是而其見獨長二十年前並無倭患今忽有之須求其故古云兵久則變生近日吳淞定海之間水卒呼櫂扶官縛吏則民變之漸矣蘇人素怯今亦燒官寺劫獄囚鬨然一逞則兵變之漸矣況憑倭導倭自為倭者可勝計耶惟願大小臣工畢上其議仰求　祖宗以來招

懍遵諭之由背叛殺絕之略如何可以永斷其路如何可以潛消其萌苟可以利國不必為身家顧慮苟可以便令不必以成說拘牽是在聖明從中獨斷毅然行之不然則雖百戰百勝猶不勝也况未必勝耶至其分別來船去船功次則更為確論水中首級一顆以十五兩行賞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也去船殺人刼財已滿其欲殺一賊止是一賊若殺來賊一人即全活數人若題破得來船真倭首級者雖

不同之陸地首級三十兩量增銀五七兩則爭
打仗船者衆而賊之登岸者少矣其與嚴介谿
父子往複十簡因多言及禦賊事刻在奉使集
中典術多不欲讀之奇謀偉畫未得盡展而天
遽奪之速矣嘉靖庚申四月望後得其起後第
三書索善識風雲占驗之人及予詞曲與李陽
冰篆書并元朝經世大典軍務倥偬留心占驗
有關武事者可也而猶旁及文事何也計其書
乃三月念又八日付封四月一日發行即日竟

以盤脹舊疾卒於揚州舟中猶其毋也生則正
德丁卯十月初五日至是年五十四桓山田項
嘗恐其不過四十相士有謂其四十六且死者
以其數則過矣以其德而宜壽則未也本以天
性剛方而又問學充養使壽至耄耋事業寧止
於此有問其爲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
唐必須完養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經傳以搏
其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徹光明委曲詳
盡雖從筆底寫成卻自胸中流出如說家常話

而作家庭書所謂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稱之也有問其為學者則應以必先不為習氣纏繞不使欲障起疵好是懿德好仁無尚真消息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實功用也已將舊時伎倆見解一切抹擞清明中稍見標影原是靈明混成者以為有物則何思何慮不覩不聞以為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煉故其叅賛經綸之業不出户庭而得之後世反躬自得之學不傳而攻辭雜禪之徒

紛出矣唐子以此為文為學冝乎有用於世而亦有名於世云嗚乎人徒知唐子之進道匪懈不知由其父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唐子之遭世無悶不知由其父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知唐子之應用無窮不知由其父作之而後有以善其政也非是父不能生是子非是子不能承是父唐氏世冑其永昌矣子一鶴徵庠生能讀書肖其父女一適白啓京所著荊川集十二卷所輯名賢策論及左編等數百卷俱行

於世同時數子惟唐子為大中丞稍得行其志歿有諭祭葬予自良朋之後文行進寸退尺而唐子今為枉尺直尋矣鶴徵以行狀求洪芳洲以墓誌求趙大洲傳則羅念菴而表則予予以少洲之意亦惟作傳其三文俱未之見而念菴近亦作古人矣予當又為之一傳也

雲厂洪都御史傳

先大夫綠原府君在學日有忠厚名善說書兼善時文雲厂洪公得於熟視之餘以為諸士中

有文行如此者謂非吾家子孫輩之師友耶故其子之年相若者則納交幼子及孫則受業於門李族或有差役不平還便即與縣主及佐貳轉講得其力為多及先大夫舉於鄉而公已先逝感其知愛將會試致一祭而後行家庭嘗言其居官事予時尚幼不能悉記其奏稿為內鄉巢尚書借觀未還嘗托其親友索之不可得雍日值流賊擾亂倉卒弗克作墓誌銘二十年後邑人泰峯陳尹始撰次行狀又二十年後予乃

述念舊誼為之傳曰洪公諱漢字天章別號雲
广曾祖大隱行甚高祖士中父讓俱贈通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李氏妻司氏俱贈淑
人幼入縣庠以講書見稱縣尹張慶政暇每早
召至後廳講近午方出給之紙數甚多父以貧
學官家居即鬻紙買酒肉招呼喬朱二致政同
饗歲不止十餘次巡按於鄉試後即出巡至章
意將為其鄉人輒復盖其鄉人有先任縣尉者
衆秀才曾在上司處發其奸而罷其官三日下

學撤籤講書方展書即斥出跪於二門外如是者九五六人公揣其意在昔講因密告長教若舉善講者則以吾名應之已而舉及即至書案前照常禮畢禀講何書巡按厲色曰講中庸纔吐一句即怒曰誰教爾講首章熟易者衆連聲逐其跪伏公不少動巡按乃命講八引詩此中庸卒章最難者公先朗誦大經一遍然後貼註詳解有節湊有理致承上起下處更有照應人在堂中聲徹學外譬彼善歌者初慢而悠中急而高末收聲和

緩有歸宿巡按大喜謂此生曾入試場否應以
入而闈學偶乏科巡按笑曰有是人而不取作
解首主司可謂無目矣且對書講書何難如應
試亦將携書耶讀書竢時乃儒生分内事顧惡
有司之不遂其請也厚誣而力去之本欲有所
懲戒有高士在中吾怒無所發矣問有司曾備
紙筆無有司對以花紅亦有之俱取來賞此生
父得藉此宴客喜不自勝成化戊子鄉試畢放
歸待揭曉先一日往公展轉不寐寢者終夜父

云吾命合困窮也滿擬今秋中選今不安如此必是文有差池耳公言初終兩場俱如意止是一論不稱公命一二論之側半聽左耳聽之聽畢顧謂內人作速造酒論雖稍不及平日場中安有七十四篇如此者耶據四書經義及五策可中二十五名後三十名以前榜出名在二十七亦奇中也壬辰第進士丁外艱服闋歲丙申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管理濟寧閘河值天旱水澁權豪往來任其啓閉公嚴立法禁衆懼無敢

肆行者三年考滿階承德郎父母及妻皆得
勑命庚子改司虞衡監稅荆州竹木徵取平恕
商民德之甚深辛丑陞本司署員外郎廵清五
城街道點視九門城垣軍器小心職業朝暮無
違天壇之旁逼近御路秋水泛漲衝一灘廣數
十丈深三丈餘中官有惡之者將以此中之次
日午後 駕出同事者急不能為謀公即速集
搭綵匠用杉木為棚鋪以板而覆以土篭從中
官棄其[illegible]而不得閒[illegible]之人而知其事乃服其才

而認其母為母將行禮日公託以有急務他往
教其母勿荅拜中官曰豈真生母耶直受吾拜
不一舉手是必有使之者追悔無及公以是得
高名後又監修大慈恩寺工完陞賞乃其故事
同事者欲援例乞恩公曰以文職修寺不能諫
止復因之得官豈不貽笑後世耶乃止上資六
年考滿階奉直大夫父母及妻皆得誥命[illegible]
陞都水司郎中　朝議以漕政廢弛簡命風憲
入員清查公同御史謝文往焉遂條陳十事上

之而糾治貪婪武職選補並勿遲單及處置造
舡事宜興革一應利弊尤其赫然可稱者也仍
劾總漕等官弗稱任使者數人後皆更置別用
漕政為之一新弘治戊申廣西缺右叅政以公
才望超補之抵任即為兩廣總督軍務叅都御
史委同陶廉使歐叅將等查勘田州土官不法
事情并會征古田等處猺獞兼督軍餉所至俱
有成效而公諱居先壬子閔都御史仍委公與
陶歐葦再征古田猺獞各領兵馬分為四哨約

同一日發兵陶欲先期公聞之謂同哨歐參將曰即當整頓與俱歐欲守約公斥之曰汝不聽吾言若陶兵有失事機吾將劾汝矣遂併力進攻果獲首級最衆惟馬總兵馬參議一哨失利被害麾下土兵盡數奔逃公急遣人追回撫諭之衆又告稱絶糧公曰我既在此糧何足憂設法水陸並運軍兵萬餘無苦饑者荊竹嶺撞賊千餘摽掠斷絶行蹤公與劉僉事適經其處分守康參將謂曰當由水路潛行陸路必與賊遇

干係非輕公曰　朝廷設官專為地方今道路
不通三月矣吾輩若再退避道路何時可通耶
遂毅然而往賊勢果熾乃遣驍勇數百騎為前
鋒繼以步兵夾擊之公亦親御戎服鼓舞士氣
以督其後賊衆登山望見人兵壯盛遁去路不
復梗矣永福地方有猺獞八百餘人占據民田
鎮守副將已發兵二千往劉將兩月計無所出
公因授筭與劉選委洞曉夷情者遂行賫文推
誠招撫仍耀兵揚威以懼之夷皆退散田乃復

總督衙門以其績奏　聞蒙　上給賞綵段銀
牌仍命捕捉前殺總兵叅議賊首解京公詰其
地幾半載設伏出奇生擒六十人械送總督軍
門發下按察司監候賊穴地逃去不知所之司
官俱以罪黜而公以丁母憂廻籍襄事如禮執
喪盡哀先是葬祭亦如此始終一孝内外咸稱
之丙辰補江西叅政尋陞四川右布政使在四
川善政宜人芳名出衆撫按及兩京科道薦章
連上大用不遠而人望攸歸古田獞夷復叛都

臺因奏公向在廣西日平賊有功未蒙陞賞乞
即特加褒奬以激勵後人　欽賜大紅紵絲金雲
鶴綵叚衣一襲差後軍都督府經歷賫賞戊午
陞陝西左布政使不旬日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大同參賛軍務公至大同訓練軍馬脩
築墩臺措備糧餉撫恤軍民糾治權奸搜剔蠹
弊風紀振而邊境肅然非舊日比矣上疏極言
便益地方八事而增守備以專責任演神機以
期實用置方田以遏胡騎寬任俸以惜逃官尤

為八事中之切要者也荷蒙　恩典錫之三品
誥命前所謂通議淑人者乃因此得之耳年逢
荒旱人懷隱憂公遂親製禱文歷數已罪遍詣
應祀神廟竭誠懇祈不數日大雨沾足士民歌
頌以為真心感應如此白晝星隕朔方墮地有
聲援經據史占知外夷內侵又重陽祭旗焚紙
火墜總兵首衆軍士競撲滅之是亦不吉之徵
乃痛加修省嚴整武備復具疏以　聞未幾虜
果大舉入寇乃設兵待之總兵居中遊擊居左

叅将居右攻中極力抵却不記是左是右三千人無留者其一以三大砲擊之虜不敢前鎮守太監及總兵等倚恃中貴及世胄不聽節制方略以致失律喪師公遂引咎自歸連劾失事人等奉　朝命取公廻京聽用所奏下法司勘問得實各抵重罪惟太監改調陝西鎮守公因先在工部觸忤司禮監又以邉事論及中官其同類憸人忌之朦朧叅作廻籍閒住名色公論大為不平有以白仄大書詩句於　朝堂者恐防

内外共勾連閣老何如太監權三處失機三等罪一分本事一分錢陳堯重賄翻留職洪漢無錢卻去官善惡終來還有報好將消息問蒼天詩雖出韻不論也都給事中任良弼等御史張津等累騰薦剡稱公才猷素著宜同尚書周經侍郎許進都御史雍泰起用以盡其長忌者猶存竟不之報正德已巳薦如前不報亦復如前其在位也世方冀其大有所為以福天下尹恭襄每遇章人即問洪吴章安在有以見任大同

巡撫應之者尹言不久歸矣其能預知人功名
又近大小事多類此然尹之罷也東方官京邸
者違名上章申救各被降謫公獨不畫題亦機
警有先見者矣庚午二月尚未有恙一日忽召
子孫至前語之曰爾輩可為我具棺槨製衣衾
不久將還造化舊物再旬日果遘疾月餘猶自
櫛沐觀書左右恐其勞倦取去其書即怒復還
乃喜延至三月十日正冠飭服就榻危坐會大
風驟起天地黑暗衆方驚懼而公乃告終因宦

寺勢熖方張偹邉方巡撫者多逮去詞糧公自
以正直憂疑乃至如此生正統六年二月十二
日享年七十次年辛未葬於城西南十五里祖
塋曰貴曰貞曰貫曰賢曰賛曰賁其六子之名
也一二三五俱庠生四醫學訓術六首恭曰文
白京曰方曰乾曰意乃五孫之名而庠生縣丞
則京與方也公性剛才敏貌不踰中人而心雄
萬夫自筮仕以至就閒功業行誼海内共推惟
是英氣太露機心不免生平以彈劾及動感賢

智先士夫未嘗遭一蹶之挫所以後裔衰微而
肖子先亡耳嘉靖丙申提學陸釴纂修山東通
志以其素履妝入人物志中又從縣中請祀於
鄉賢祠嗚呼公生而不能享大禄於朝歿而得
永祀於其鄉孰謂上無天道下無公論耶大抵
一牓而有兩同名必一盛而一次公是牓有兩
洪漢而徽州字朝宗者名位不能及然亦不但
壬辰科爲然如永樂乙未有兩葉恕宣德庚戌
有兩王復正統丙辰兩李春景泰戊辰兩張瑄

而両劉瑄両楊宣俱在辛未一科天順丁丑之王道成化丙戌之徐霖己丑之鄭宏甲辰之王溥其在弘治則癸丑曹瓊丙辰陳言壬戌魯鐸正德辛未王璽辛巳王朝用而丁丑則三張準或云蘄介菴通賄為之也嘉靖丙戌壬辰戊戌辛丑四科同名者張守約高節章煥陳善餘雖不能悉知鮮見官爵歷年相同者然位無崇卑任無久近惟能不媿於心不負其職斯為可貴耳若洪公者豈非千百中一二人哉嘗讀古

今同姓名録疑其或不盡然由是觀之乃始信之矣

康王王唐四子補傳

初予欲為康王王唐四子作傳屢次致書其家索其誌狀不可得恐終不可得也遂據平素所見并刻行文集漫然為之乃後各家陸續寄至對山誌則馬谿田狀則張太微渼陂誌則其所自撰而狀唐荆川者乃洪芳洲狀王遵巖者乃其弟東臺也與予所作大同小異且有不及予

詳者獨荊川事多所未知以其歷官政蹟林下人無由與聞耳今四傳俱本誌狀直書皆前傳中所未備者而唐傳則用洪狀獨多雖云補傳自唐之外所補亦無幾云康對山旣舉會試對衆嘆曰鄉試讓吉時會試讓魯錚若廷試復讓一人則眞棄物矣已而果然衆始服其言忌者假以國老文為其所作就正於對山對山不知從而批抹少存者忌者呈之國老諸老咸惡之矣一日瑾令所親密者致意對山曰 主上欽

以汝爲吏部侍郎對山答曰我服官纔五閱歲矣自來翰林未有五歲而陞部堂者請爲我辭之事遂寢瑾因深嫌其不附已文選郎張綵之來京也對山謂之曰我輩方求去而不可得君又何來耶綵云我見械繫御史高儀先恐慘禍相及不得已再出耳無何綵爲吏部侍郎對山曰不來懼禍既來受官爲若托病告歸耶吾畏驟而懇辭君獨不畏而冒受之將來不知死所矣及瑾坐反連綵下獄泣語同獄者曰悔不聽

康子之言先是綠與瑾情投氣合駸駸有進用之勢偶與衆士大夫會飲盛稱瑾賢許太宰之才德對山亦在座中對衆再三說曰只要常常如此遂料綠將為尚書必有排擠之意衣父果與瑾同謀遂許矣謝太爺見知於 敬皇子丕為編脩有名焦芳同謝在內閣子黃中同丕居翰林名出其下兩姓各樹黨相 標榜焦欲引對山為助一日置酒學請對山至則滿座皆邪媚人也因大言曰此為排謝招我耶座客皆媿

服而忌之者由此益衆矣居嘗言爲官化民爲民化俗歎化民俗先自族黨始故于族黨之長者教之初者育之窮困者周給之數弟兩甥頭達成名皆其教導之功每出奇論驚人道以無定爲眞學以適用爲是文以達質爲良在三代罔有不同至家則執一以爲道訓解以爲學凡以爲文論其學則有適於用則無談一身之行爲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只觀乎此非振古人豪耶數次援人於死地弗望報也而獲

生者反造謗焉因為差差辭及中山狼傳而後咎有所歸矣嘗病武功貿易之寂寥也乃於城東神廟報賽數日聞樂工集者千人商賈集者千餘人四方賓客男女長幼來觀者數千人對山乃約里中壯士數百人戎裝臨之時有大盜欲行劫而不敢發來者無不既醉且飽其才略施諸細事類如此使獲大撥其勳業詎可量哉異時商人集盜歷盜至衆莫能支遂大掠而去觀此又足知其能矣王渼陂之為檢討也受知

於犧菴劉公弘治戊午值　仁智殿災獲奉
勑封母妻俱得霑恩父以見任故不及也壬戌
廷試進士充掌卷官乙丑為同考試官甲子請
告歸省父母　賜寶鏹千緡會　孝宗敬皇帝
龍馭上升纂脩實錄部檄催取入館　聖駕謁
孔廟充陪祀官丁卯六年考滿次年充經筵講
官慶成宴得坐中左門已巳進呈實錄有白金
綵幣之賜燕宴於禮部進講經筵觸忤劉瑾意
前此衆翰林見瑾長揖不拜瑾方啣之蘭州段

炅又欲橫飛直上恐群賢之先已也乘機設隙與其素相構結者吏部侍郎張綵焦內閣子黃中以群賢姓名達之瑾曰此皆王九思類也乃以算循功調十二人於各部名爲擴充政體綵注漢陂文選主事將以凌之也未久三人交敗綵嘗謂漢陂曰敬夫之轉部屬知之乎炅與黃中爲之也黃中亦謂漢陂曰綵與炅爲之也炅獨無一言其後考功[illegible]員外郎文選郎中廖廷臣言于劉瑾瑾曰王敬夫在翰林歷俸未九年豈宜

久在諸後進之下須陞實授員外乃稱庚午文
選部中員缺四司員外實授者惟渼陂一人遂
轉文選郎中瑾李西涯康子監生兆繁赴考科舉渼陂
以殺人過之不肯阿意置之首選西涯深恨之
及瑾誅謂其心腹給事中李貫曰瑾黨九思惡
得無劾遂誣以因鄉里而列要地降謫壽州同
知嘗攝州事理詞訟備流賊監收軍儲倉糧頗
爲省費壽收武平衞充軍糧前此官胥侵漁須
三千石方滿其數其實千餘石足矣因之減其

多年百姓賴以少甦請從之遊者賀壽性敏
而家寒爲之納室兼有所濟盩厔王元凱新任
兵科給事中會天變糾彈庶僚無故謂同列曰
如九思復用則朝士空矣遂劾以假調官而汚
選法時楊遂蕃爲冢宰復本言其已經論列合
無留用以圖後效西涯不從下報曰着致仕去
嗚呼果有汚選法事瑾敗時其誰能見容設元
凱者何從而聞此言何故而爲此事也辛巳
今上皇帝即位詔京官降外任致仕者仍照原

職致仕戊子追崇禮成詔京官五品以上年六十以上致仕者進一階壬寅同鄉人脩潞河石橋成生平雖負氣渺視權豪却不敢侮慢於宗族不忍欺凌於里黨遠邇交遊克全終始大小有司不言短長自號少濟御史外有霍渭厓王晉溪劉松石三尚書論薦或請量加職銜以優耆老皆不報王遵巖之在吏部也時則渭厓霍公為少宰原以議禮舊臣甚為　主上所眷注進退人才論議錯出屬員多不當其意獨待重遵

巖事事與之商確所謂權貴人者旣於莅巖有宿憾凡部議不合輒疑為所間阻同列為霍公所不當者復忌其軋已悉力排之論判常州江陰大姓以其署印繩之以法也遂為飛語聞之上司上司諒其素行無可汙衊第言其吏張大驟而已及陞南部閒散乃發宋儒之書盡讀之有味於歐曾之文以為世人談文皆卑宋人而尚班馬殊不知善學馬遷莫如歐陽脩善學班固莫如曾鞏者是歐曾之文蓋原本經傳史漢

之豪一變而粹者也以此自信凡有所作不出二子家法詩亦以盛唐為宗雜出於晉魏風雅旨趣玄妙音節冲融不專守唐人字句而模寫變化遠矣其在江西罷官也不但有使之者有故相方以權焰為縉紳輻輳凡吏於其鄉者皆曲意取容遵巖獨漠然不顧遂至不免耳仕途既已早廢而宦跡所歷遷徙不常又不得專於其職故凡所欲為皆未及究其用然以其廻翔中外日久故充養深沉有悟於性命之精微顧

視其昔日所爲皆查滓形迹今始融釋剝奪以復完其本真雖閒免官之報無幾微悔沮不平意惟以士君子操行存身自有真貴不在區區塵榮以爲凉艷也又自念進雖不見容於朝退將有明於野乃取六籍以来上下數千載凡藝圃所列皆咀其英華詰其閫奧故其所作渾含古雅冲澹紆餘而光晶閃爍變怪百出尤長於叙述表記之體使讀者欣躍忘倦而其人其事宛在目前又操縱闔闢惟意所適視初尚歐

曾時又不同矣殆天之所畀以仕起衰之奇非人力可幾也吏部時以不附權貴而有毗陵之謫江西時又以不奉權貴而有參知之罷在仕途大節始終皎如緇澠不可加薦者謂其文學裕於政事才略宜乎緩急有豪傑之氣而養已純有經濟之才而識尤遠談者皆以爲知人而主者忌之終於擯棄不復錄耳居鄉能篤孝友之倫而倡詩書之教雖被群小搆誣畢竟不失爲全人云荆川唐子之居吏曹一以清苦自持

而以進賢退不肖爲急同年及朝覲進表官至京者卒有折帕禮曹吏受之不以爲異唐子始卻之有行取知縣其人本賢者也無力通關節又魯觸忤鄉貴假以行查錢糧故淹滯其期使不得與科道之選唐子奮然於衆中昌言其賢得授言職撫按保本其中有不才者復昌言其當黜已而有他本全衆黜唐子之所謂賢乃當道之所不喜其所謂不才乃當道之所私厚於是此條多不便且畏其以清相形會以翰林遂

得為編脩意實外之非進之也校對訓錄將完
不欲受陞賞又族子有會試者廻避作考官因
上書告病是時羅峯張公當國嘗欲引而近之
而唐子以遠嫌求去愈切竟擬以原職致仕公
論咸為不平而唐子則以為固所當然今次摭
家及再罷官僚也或居宜興或居陳渡庄僻遠
市城一意況酣六經誦讀諸子尤留意 國朝
典故律例之書旁及天文地理兵戰射法一時
技術文學之士踵至於其門即身與之印證教

習必盡其長乃已蓋其天性甚敏而濟以勤苦是以無堅不破於書無所不讀亦無所不精於藝無所不究亦無所不能自經術正學詩文雜學之外尤長於算曆兩家自謂得之神悟已有算法諸論刻行矣曆則合唐一行郭守敬之說而參之西域曆亦自謂唐郭之後一人而已惜其未成書也會倭夷入寇江南大騷侍郎趙甫江以視師至得專薦士夙知唐子之才且同年進士也乃同今吏部尚書胡梠泉聞於　朝起

唐子爲南京兵部主事以其父有懷翁服未闋不就尋改職方員外郎堅卧如初周尚西御史以書勸駕薦上疏奉　旨促行親知皆勉其勿爲已甚唐子亦自以罪謫之臣與山林處士進退得自由者大不可同乃至浮梁謀之羅念菴勸勉如衆于是強意就道抵京未幾即陞協司郎中去國十八年至是始以武事復用差往薊州查勘邊務比虜歲爲邊患而古北口潮河川去京師道徑虜往往從之入故薊州歲調邊兵

防禦胡議以訓練士兵其職也而乃調遣兵糜費糧餉非長策唐子遂跋涉山川校閱軍馬得其險易虛實歸上經略十餘事有旨奏使集傳於世舟山者定海一島也倭賊盤據已久地方總兵等苟延歲月無有謀逐島外者特以重託唐子方留浙與胡總督計議軍情而太僕少卿之命下矣又以胡公薦陞通政司右通政首謂平賊上計當遏之於海外而海道不熟又不可得而遏之也乃從江陰泛海至劉家河渡又自嘉

與下海洩大洋至鮫門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驚吐成疾唐子獨坦然不覺勞苦海門乃要害之處原設有會哨官當春汛急時令其往来互應夾擊諸將官既不肯親自下海而哨兵各退避内地賊至第左右影射推調遂致登陸浸淫不可制唐子深知其弊亟登海舟督諸将泊崇明沙因出篋中絨紵賞諸将拜而紿之且戒之曰有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兵艦連亘海岸賊見驚曰江南自來無此備俱登岸而北率諸

將急弩之犂沉賊船十餘隻得首級百餘顆衣器無算人謂自蘇松用兵以來無此捷是時江北告急督府以總兵盧鏜來援唐子乃留鏜往三沙而身赴江北之急賊雖敗于姚家蕩而衆有千餘團聚廟灣勢猶猖熾於是唐子從淮安駐馬邏距賊巢七十里已又移營新溝距賊巢十五里戰敗賊入巢中堅守不復出乃與都御史李克齋議以南北交攻濟以火器厚懸賞格令徽甯守備高寔都指揮何本源中軍指揮倪

祿由西大路填溝入參將朱仁千總苗騰由南路入以千總沈儒騎兵潛師渡河幫貼仁騰轉戰又夜遣徒卒畧手毋砲詰仁營使隔河擊其船更密令埋樁下流淺狹處斷絕賊船入海之路遍北遍雲梯關以指揮邢鎮主之管火藥儒士周需齎將軍砲佛郎機等以俟之黎明諸軍如約東逼賊巢兩河火砲與鳥銃齊發聲震原野檣毀船摧巢賊多中鉛彈死久之賊出衝陣遇銃箭回回又復衝嗔刻十餘合魄喪氣奪無

復閩志將戰廟灣之日使人覘賊適自北路切
掠歸伏於林莽中待戰合繞出我兵後賊每恃
此得計預差銃手同青州民兵搜伏賊驚起奔
巢衆兵邀截斬首亦多日過午戰益酣巢賊盡
數突出青兵少却亂飛彈矢如雨唐子振鞍整
衆而歸賊懼不敢躡得首級及燒擊船隻雖多
但巢堅猝未能克將休兵復戰而蘇松兵備以
三沙賊勢來告軍門復以書請過江唐子以廟
賊將入囊中恐失機會念一身而兼南北之任

不得已棄歸賊賊已雄據一月而諸將未有一人上沙者唐子謂兵法宜乘其新至饑疲營壘未定破之則我有萬全之利今已噬臍無及而諸將退縮觀望猶如故時態是使柙中之虎復出而噬人也於是嚴督總兵參將等及所統五軍益以土官之兵魚貫上岸連營數里賊分精銳鏖戰士馬物故相當復選鋒驅艘臨巢賊不敢出會總督以遊擊領五千兵至又以都指揮所募土官二千兵至會兵搏戰而遊擊兵先潰賁

畫兵繼潰遂發機銃援救賊衆方旋是役也非
藉火藥老營幾不能守前此臨陣皆唐子擐甲
當先暫因水泄調養與兵備居中運籌而諸將
殊不足恃仍復以身臨之分布陣勢或誘兵或
伏兵或正兵或左右翼兵以防衝突傳餐食士
以期必勝而賊不輕出兵竟掣廻唐子時方陞
通政以舊璽書權輕且還太倉以待新命行事
諸將官見其去即欲以船與賊送之出洋嫁禍
他方已得無事唐子聞之恚甚因冒風濤往諭

諸將諸將乃不敢然賊已取民家車箱材木造成小舟將為逃避計唐子已測其情故伏幾擒之而兵怯賊再還巢諸將竟迴內港賊乃乘風雨夜遁去唐子自以三沙不守每用為愧然議者以其冒盛暑與賊相持者兩閱月始賊船之至崇明者二十餘隻非其殲截幾盡則大江南北受禍慘矣兵部論其功居多屢受銀幣之賜又條陳海防九事皆地方要務載在南奉使集中亦同此集傳世矣其鼓舞軍氣尤其自得語

讀者壯之尋陞都御史代克齋以勞故吐血不已親友方以過家稍得從容治疾爲幸而淮陽方大饑自謂君不速行則新舊交代之期緩期緩則民之饑死者衆萬一賊或深入其勢必震驚 陵寢即辭家抵任兵荒之从軍書文移旁午窮日整理不足每至夜分子弟吏諫欲其少節勤勞則斥之曰吾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疏請剩鹽請邊兵請留漕米請討餘鹽銀分委賢教官下村鎮煑粥食饑者捐俸捐家貲助賑

矻矻不少休又以為地利形勝不親經焉非策也即於通泰沿海諸處無不周視不惟鄉民不知為唐子雖有司亦有不及知者殊不之罪也疾發急歸楊州先與諸將訣曰本欲同心建功報 上今不能矣顧諸君勉之更無一語及家事但謂其妹婿上舍左升甫姪孫解元唐仁甫曰常念吾死有三或死陣前或死海中或死諭所不意能全軀死於此無所恨矣惟恨作人與學問俱未成章欲就山中了此功果今不可得

矣命取新席實之地上整衣起坐而絶天氣方晴明隱隱如天鼓鳴者衆以為異胡公梅林劉公白川以死事 奏聞蒙給諭祭葬胡公復命所司立祠祀之唐子為人超脫豪邁不作小器局其於處富貴貧賤威武如古之所謂大丈夫者素有之不待學而能其於嫉婀牢籠匿情行詐素無之不待學而去盖篤於自信勇於任道者矣家居冬夏惟一青布衣巾覆有數年不易者往來村郭乘一小舟側足盤膝而坐見者不

知其爲貴人或遭凌侮同舟之人不勝其忿唐子處之怡如也夜臥惟一板門冬則置草其上以爲溫父見之淚下以銀三錢買一床與之終身亦無厚褥病寢借軟褥於所親疾愈仍還之有自作詩可徵也服闋北上登舟舉手祝天曰吾平生所難處者獨葬母一事既未嘗有分毫妄取自今以後必無若葬母之難者可保此生不改節矣南畿撫按兩院每有創建及脩理牌坊之餽一切拒而不納當州府庫積所却有三

千金授徒數百人初尚受其束脩之半後亦不受也自始仕即奮然有以身徇國之志見天下無事士大夫雍容文墨賦詩奕棊宴飲高會輙不喜故其自爲常閉門讀武經戰書考究山川險易兵馬弱強壬奇禽乙孜孜不倦見者笑其學雜多事卒之南北寇虜交侵搜求武才而居子始以所長表見矣於歷代史書分門立類各有指歸自云於六經有千古折衷之見有千古獨得之長文則初學史漢後會王遵巖於南都

盡變其說意頗訝之王云此難以口舌爭也第歸取七大家文讀之當自有得唐子猶不謂然但素信其才識如其言而讀其書數月後盡得其法方知向之所謂學史漢者特得其皮毛而七大家文真得史漢之骨髓者也後復見遵巖意設語合遂皆以文章擅天下識者謂其文理致精深有發其自得者有見其爲人者有占其經濟者有逞其文學者譬之車載物而不爲虛飾嘗病世人徒事口說而不知反之本心徒事

閑行而不知得之靜坐徒事外求而不知吾性中自有玄明一竅必若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顏子之仰鑽瞻忽是乃聖賢傳心一脉喫緊用功處不外乎此使其功業早畢壽年又求坐老深山或養成玄明一段真景象當有進於是者然即其所造亦可謂千人之俊而萬人之傑矣嘗總四子而論之對山之放達獨與衆見渼陂之風致允合人情遵嚴之機警見重公評荊川之方嚴尤閑世務是皆時行而行時止而

止謀王而王謀霸而霸者也或為人之所排或為命之所使棄之而不果於用用之而不盡其才士夫徒慕其名而黎庶不被其澤可惜也雖然其文章固在也資之以淑身[illegible]光家國以敷政治所謂神而明之存乎人[illegible][illegible]行之存乎通也